

祿當時則榮，死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己而後爲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爲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修舊，是可謂功矣。子旣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與王介甫書

見所與會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

折辨虛情，類不可
者，今安石何處置

南朝丁奉曰：劉敬論新法，不使以試安石，恐士子何時之蒙以反忠御數不歸，祇責起典禮不容，宜官當柄奉世不合秦確勳，博共等直節勁氣宜乎以三對並併云。

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于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己，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母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亦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惟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

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徙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解救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子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

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暗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

皇甫鎛累遷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時

相同平章事猶領度支裴延齡德宗時權司農少卿

假領度支統帥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違其聚斂之名不爲戶部侍郎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違其聚斂之名不

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鳴矢桁楊接

槽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

被殺爲法造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

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

役乎。府庫既滿。吾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第進士。爲殿中侍御史。劾宰相。遣兵部員外郎兼著作。御史知雜事。爭議爲御史中丞。勅王安石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去。一時稱其銳直。

論選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

錄名實以立言矣
實錄於

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於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末。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况專於一司乎。矧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疎廣。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歲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僣以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司籍。丞簿尉。當合按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

始以醫進說者

穀山千慎行曰
呂端既勸安石
即求去帝謂宰
相曰今若出海
恐安石不妄安
石曰臣以身許

國陛下處之有
方臣何敢以形
迹自嫌乃出海
矣石不復辭安
石固非他位固
寵排解異已者
不過欲行其學
術使其君必後
扶大槓天下之
口而後可以行
其志乃不知其
自處於私也

劉正亦明決

此四實第為五等三之上。聞於朝。皆為進任。四之下。俾其敘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聽敘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舉之要矣。

一 奏乞致仕表

臣輒罄愚誠。上干宸慈。伏况後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垂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意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寔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炙盪之苦。又

荆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豈未足卹。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願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既不足。誠豈得已。况恃睿鑒。夙謀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賜開可。此疏以身疾論。朝政得諫。謙體。

宇文之邵

字公南。為文。

應詔上疏。神宗卽位。求

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

宋 李昉致仕表 應詔上疏 四六 卷五

詰請於樂律此位
先陳其器而樂星
諒秀則歸

參政侍郎閣下。自周公之沒。至於今千有餘歲。其間
可以有爲於天下。殆不過二三人。二三人者不可得
而待。而又皆無可行之位。與其時。使得其人。而又幸
有其時。與位。天下知之。如周公之於成王。則將如何
而望之。其所以舉天下之政。亦必自其大者。而後至
於無所不舉也。凡世之有益於用之物。一有不備者。
人皆知其闕。禮樂在天下。爲用最大。寂然千有餘歲。
而天下之人。未嘗謂其闕者。人之所望於聖人者。意
已絕。不復萌於心。則若初未嘗有禮樂者。既絕於心。

臣靴嘗曰。抑
其言針徐其辭
通篇以論大意
不着一語說樂
高處故在於此

又未嘗講於視聽。則其謂之無闕。而棄之必然。禮樂
之教。幾何其不終廢也。伏惟閣下。獨立一世。爲天下
之師。三十年餘矣。其養育賢才。風動天下。未有不如
其意。所未能必者。天下之時。與朝廷之位。則今旣又
得之矣。以其不可得而待於古者。而遇於今。而又有
其時。與位。天下之所望於閣下。閣下所以自處。某愚
淺不敢懸定於心。抑將舉天下之政。必自其大者。則
禮樂宜已在閣下之所先久矣。然觀古者至治之時。
法度文章。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至於技巧器械。

漢書食貨志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大小尺寸黑黃赤豈能盡出於聖人百工羣有司
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預焉其卒使天下之材不遺而
至於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在所用之何如耳某
嘗得古之樂說習而通之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
施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粗皆領略成書一通亦百
工羣有司之一技不敢嘿而不獻非敢以為是也蓋
以謂必欲盡天下之議則荒唐悠謬之論亦將有求
獻者也

孫覺 字莘老 富陽人 英宗朝進士 歷官至吏部
侍郎 擢御史中丞 覺有德量 剛邪 正雅 與

王安石善 卒不
附之為所逐

諫行青苗法疏

禮山丘審曰青
苗之法昔人謂
其害民者三日
徵錢也取息也
抑配也係例可
初請之時曰隨
租納牛斛如
積資納錢者
曰凡以為民
家無利其八則
是未嘗取息也
額給者聽則是

成圖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
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
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國服地官泉府凡縣
亂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
國服為之息高謂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以不
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
重國賦地官載師掌任土之法國屬二十而一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鄙無過十二惟漆林
之孤二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
十而五

未嘗柳稅及其
施行之際實則
不然者建清之
初姑為此善言
以或上聽而厭
衆論耳夫豈有
四海之大也民
之衆所以富國
之術我無不可
而取舉食出息
之利則是爲非
而爲匹夫之事
也假令不徵錢
不抑配有利而
無害尚耳不可
况無利而有害
哉

顧比未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
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子并賒貸之法而
衆之僭專取具於泉府則家宰九賦賦財賦一曰
尹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日邦甸六曰
邦甸六曰邦甸七日邦甸八曰山澤九曰幣餘將安用
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
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
政而不行諫官引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
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
福也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貨者至輸
息二十而五謂事之財用取具焉對奏修契安

矣石覽之怒對進以事請中書安石以語
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逆覺意

鄧俠字介夫福州人神宗朝舉進
士官充州司法參軍監安上門

論新法進流民圖熙寧七年七月東流民扶
携塞道並城民買麻杖麥藁合未爲糜或
藉木實草榻時又以新法嚴急至身被棍

杖而負瓦礫滿上都監安上門悉給所見
謀會無州秋滿上奏不納乃假稱

爲圖詣閤門止奏不納乃假稱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

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

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

市既流傳文亦律

西晉四元之
書五卷目上
宋自個阿子
對平法也

穀山子慎行曰
辦法之行也中
外殊然痛心疾
首上則太后親
王閣陳於內下
則故老元臣力
諫於廷上皆不
入也及鄒伏上
流民窮乃始反
羣長吁通夕不
寐玄麗新法十
有八事應時大
而雖為忠卿鄧
綰爭事復行如
甚而安石亦因
此去矣伏以別
耶力董任監門
之職而能直陳

民隱轉移上心
如此則龍圖擊
楯亦非碌碌所
厭矣古人謂一
介之士苟存心
於利物於人必
有野濟良非虛

卧子陳子龍曰
朴直憤激之言
聞之者不自知
其流涕也

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
之如何耳古人之在山林賦詠不忘其君其芻蕘負
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
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自爲不敢居是職者
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狠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
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
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
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
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

丁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
於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做則之獨陛
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
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嘗爾陛下以
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
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騰飽於
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貪祿往往如
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
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

其意則也
其意則也
其意則也
其意則也
其意則也
其意則也
其意則也
其意則也
其意則也
其意則也

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那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吾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目下萬重之天關以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愛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蟻蟻無足顧憂臣切聞

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夷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續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親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疏奏祖宗反覆親圖長吁數四補以人違夕寢不能

寒望日谷爾其德赦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
 平倉三衛其德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
 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
 嗚呼相賀又下黃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
 輔臣入賀帝示以餉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
 不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依
 付御史活其籍悉馬逐罪於是進者知其難辦則
 新法一切如故伏坐徒英也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八

終之裝山根之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九目錄
 宋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蘇軾 賜阿里骨詔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楊繪可知徐州表
 揚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請
 李州團練使

蘇軾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賜阿里骨詔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楊繪可知徐州表

揚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請

李州團練使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終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九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嘉祐二年舉進士官至端

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博通經史屬文日
數千言其體渾灑尤老雄視百代神宗
每歎為奇才出知杭州揚州頗多異政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於

元祐元年知制誥二年為翰林學士四
年三月出知開州諸詔草皆元祐初作

踏極語發或以秀入妙

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並君陳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况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中書與在有司固宜審處歸於至當而卿遂欲以此去位時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可憫而助者免駁期近則有奏劾之說故官吏畏避不罪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開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選中書百職又爭之後悉從其請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阿里骨詔阿里骨吐番別部董龜之養子也元豐間嘗之戰有功自齒州

恩義無至得詔給之體

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強僉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阿里骨遣使拒洮州鬼章又使其子錫哖入寇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辰州將種宜復洮州山後底執鬼章檻送京師平河南緩服朕惟率會豪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

屬綏使進防禦使董龜死阿里骨竊立元祐元年為河西節度使封寧塞郡公二年拒洮州三年未表請罪詔洮州無出兵許貢奉如故

宋 賜阿里骨詔 七 四九

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誓復爲虛言。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趙瞻神宗時爲青苗法不便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伴以知雜御史不應出爲陝西轉運副使歷官知滄州哲宗立復久

屏功利而用老成
玉言指天

簡淨樸且空虛自厚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易繫辭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子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敬之意焉。
楊繪可知徐州。翰林宗初知諫院。數言事有直聲。王安石用事。繪陳免役十害。出知密州。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知湖州。此言知密州史不書。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

石之刻是美百十九宋 趙瞻朝 楊繪朝

其自爲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輿首播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効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給庶幾焉。彰誠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揚王子孝壽等二人判王子孝治等七人並

五白諸州團練使。美宗第二子。闕王顥。晉宗初。宗初從封。王顥在神宇殿。屢請居外。章上。輒却。元祐初。乃賜成宜坊第一區。傍日視賢與弟頌對邸軍。駕借三宮。賜幸。當宴終日。拜顯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四降制。

言機變思慮深

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焉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家何業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共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頽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

唐允裕而言典切

尚勉之哉母忝乃父祖以為邦家光

玉節李承之知青州

朕東望濟隴之國。河嶺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依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於甲族。世為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子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為齊。問治於其師。蓋公蓋公口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子汝嘉。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辭數入古最健風

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土之盛。不減武宣國武帝。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况一時之

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韓

維。故父億。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耗。富貴奕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

翼輔兩朝。傳八子。綜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絳。陝西。宣撫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繼門下侍郎。

旌旄交馳。榮戟互設。朕欲責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

古文曰長百一七末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五 五

萬如春溫

辭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未爲北土之藩輔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朕以眇躬求助諸老皆以艱難之際不辭中外之勞胡爲累章確守歸意豈朕不善西伯之養而無人子思之側乎三復喟然未喻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營之麟鳳能服猛鷲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

潤室之體式如金

敦厚語可以規戒
詩氣象

嶮然在位則朝廷尊嚴恣允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卿出入四世彥博歷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師表萬民無美於功名

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殉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

情文雖動人

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其益美。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

王。舉樂不允。批答。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禪而不樂。

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君子

以爲知禮。植弓。孔子既詳五日。彈琴而成聲。又子

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潛焉而出。涕未報。昊天

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

植弓。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

子有祭。欲從衆言。瓦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棲耳之。
聲于戚羽旄。皆泣目之具。哀既未泯。樂何從生。再閱
來章。徒增感慕。

又

遺密之制。舜典三年四。海遺密人音。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

於徙月。禮弓。祥而籍。是。月。爾。徙。月。樂。金石在御。惻然未寧。吾不以

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

之會。絃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爲於義未害

是故行之不疑。

天懷較中自成至

情文雖動人

性重與嚴而能由
新以盡事理惟位

賢有之

答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
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
策澹然無我可以寄柱石之權二年於茲百度惟正
事既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
常理卿其良食自請為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
復勞心於鑿物心且不勞而况於力乎

又

朕以天下之大知為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書

五

子之子臨兆尼漢有抱火厝積薪之懼賈誼正賴
千若朽索之御六馬語多士協為一心朝夕以思彌縫其闕凡今中外執事
膂力之卑陳視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為節卿若無事
而引去人將相顧而自疑而况邊鄙未寧兵民多故
而予左右之老先自求於便安則夫疏遠之臣何以
責其盡瘁勉庸不逮期於有成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彥博以太師

加太師致仕

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為請稱德則鄙力

約華而意已同

請

當其其其

故置其其

開修王志堅曰
公後作德成堂
銘用此二語
當是其極得意
語

雅音健筆

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為辭。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
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賜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

禮乞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安禮安石之弟以呂公弼薦神宗名對欲驟用以安石當國辭為崇文院校書元祿中加資政殿學士按宋史安禮歷陽南陽三州不言知國節節。

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惰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
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
寬而有斷。必能肅遏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強為

事。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安禮若風痺知郡時臥帳中決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體裁猶益而引論
更有風致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公著歷事英神哲三朝一時著龜。不求

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

用能寧輯我家。靖共兩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為

厭事而求歸。不復為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艱

民貧。天步難安。固是未定。若方勤於樸斲而遽易於

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詞頗簡重益復絕

王師入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求
只貧天章批答云米宜其衣處然對禮而憂其飲
覽表具之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爲予欲識人物之
忠邪故以卿爲水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爲
權衡苟明此心雖老猶壯與其輕去軒冕獨善其身
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樂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
后哲宗嗣位尊爲太
后

皇太后翠臣請御殿不許姪公瑜公紀當
轉視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退一秩又
以官冗嘗汰批外氏思因
之一以爲宮掖先下詔

楊讓之語猶覺其

真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於今。
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受
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
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求
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
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
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青望之重。苟
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思私。實同毫末。忠
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

一者為書者其書
中而不失之權詞
其為屬而不過於
微不為難濟之計
抑亦文章之妙

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
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二年二月以王安石參知政事議行新法輒以為不便又諸新進多以言事得官臺諫議新法不合者先後罷斥熙寧三年輒上書論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疆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經五子之歌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

求心樂道曰買
德後評上書於
書君理體段若
未足然切學為
文者無不誦習
安石尤歎之者
英宗欲以唐故
事召歐陽永叔
琦但用道則人
論而已使歐石
較其輕重宜不
止此余因言之
矣琦雖名宰相
乃使後世莫能
之人計尋常拘
尺寸以為苟踐
委身之地與

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
由此觀之入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
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
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
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
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違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
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
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與公十年子孔當國為載書大夫前
司門子勿順將誅之子產曰眾怒路伯石以安巨室
難犯事欲難成不如焚之以安眾

漢禹做志實源
名異而實同也
惜哉然執謂有
始有卒自可徐
徐十年之後何
事不立終不言
十年後當立何
事若神宗罷安
石而晚賦賦非
安於不為而止
者亦未可知賦
何避致其若地
不可不素其也

東渡黃雲曰東
坡之文如長江
大河一瀉千里
至其浩浩語驚

功漸變化之妙
則無復可以名
狀蓋能文之士
莫之能為也而
尤長於描陳世
事述以民生疾
苦方其年少氣
銳高欲速掃氣
勢變張百度有
費大情既滌蕩
庭之風及就遜
劉王氏之意思
厚恐此天下休
息與言初守民
隱憂越懸列使
巖術崇焉之地
如觀見開闢象
痛之情有不能

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譽與之
邑日無欲實難何愛於邑
成而孔子亦日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
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
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
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
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
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嘗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
君子未論行事之可否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
諸桓未必是桓中卒附刃無制史卽以桓石民爲罪

則改桓伊於中流桓石度亦
陳郡彼此無怨各得其任
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久
安庾亮之名譽未必非
護軍庾亮以史蘇有異志
峻乞一荒羈而勢有不可
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
不許遂叛
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
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
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
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
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使副判官
困初設三使日
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使副判官
監鐵使掌山澤
之利日度支使掌財賦之
數日戶部使掌戶口之籍
彼置一使總領之曰三司
使有副有判官亦號計官
亞於經今百年未嘗闕事
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
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
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

不惻然感勵者
真可謂訓萬世
矣

鹿門茅沖曰按
蘇氏父子兄弟
所上皇帝書不
同老泉當仁廟
時朝廷方尚安
靜忠德澤故其
書大駭動王上
秘覆威權責名
實長公必公當
神廟時朝廷方
變法令垂雷殛
故其書大駭動
王上務者紛更
持寬大然必公

之言猶紆徐曲
莫而長公之言
似覺骨鯁痛切
夫然三人中長
公更勝其精練
利害似實證明
切事情似陰贊
濟古人文章領
於此細細推辨
方得他下手處
鹿門茅沖曰公
識神宗之允研
議實學及停止
買燈二事故敢
為危言痛陳時
政然所以結知
主上者在此而
不在彼也

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
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
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
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
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
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
尼常住減壯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
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
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

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
有以致誘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
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使則無此謗豈去歲之
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
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
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使
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
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

誠德者亦在此
大畧舉侯陸宦
公奏議未

閻修王志堅曰
蘇氏上書勸至
數千言計仁宗
神宗皆好文二
蘇文知又深故
得直識天聽此
未可為陳君之
法善于韓忠定
之言也曰然本
長上覽弗克也
無大文上覽弗
解也此却是宜
繁語

臣照曰新法不
便於民當時言
者甚衆其間指
陳利害頗直則
切無殆此書於
三蘇黨中尤為
奇傑之作

而猷自馴操綱骨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
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讓慝而召和氣復人
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智者所圖
貴於無迹濶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麴之房杜傳無
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
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
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
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
可謂拙謀矣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

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
大臣既已辭免不為時富弼司馬光皆以爭新法罷則外之議論斷
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
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
矣而富國之效若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時
立切隨疆湖六路均輸法條制可以發運便薛向領其
事馬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為當買之
用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衝其誰不能且遣使
縱橫本非冷典以下言提舉諸漢武遺繡衣直指漢
武忠東方盜賊乃使侵畧大夫范萇是等衣繡衣持
節虎符發兵以擊所至得糧餉二千石以下桓帝

遣八使。漢安元年遣杜喬周栩馮美榮巴震朝
鄧通劉歆分行州縣刺史二千石有貪污者
驛馬止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皆以宰狼狽盜賊
乃順帝時事此云桓帝非也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
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
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
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幕宿
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
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裝寬等二
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

張說揚賜皇甫暉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
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容以少爲多
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
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
均稅寬恤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
以爲謗言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
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典爭事少
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

臣乾學曰歷試
時事之失而括
以三言反覆之
遂奉奉之成日
託於信而後陳
非徒以危言駭
論沽直聲也

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以下言水利難成，時新領農田水利約東古陂廢墾皆當復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溼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稷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迷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冀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

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貪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卽鹿無虞，言逐鹿而無虞人之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弊盡利害，不問何人，小則墮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阻，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與修便許申奏，皆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邑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

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與。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典。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肩。耕。歲。月。既。深。已。同。未。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肩。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未。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以下言雇役法不善也宋初定諸州人戶分九等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至是令鄉

戶隨資產高下各出錢僱人充役曰免役錢其坊第等第戶外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包役而出錢者曰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助役錢猶食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河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鸛鷀之棗栗。眠蠲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困時役法有衙前主官物里正主賦稅者長生捕盜衙前典幹倉庫坊場務綱運役最繁舊以坊場錢酬其勞至是合酒稅坊場錢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按坊場錢卽所謂市租也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

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獨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僱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僱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

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謂夏秋兩稅夏稅不過五月秋稅不過十一月取大曆十四年應千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臣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

臣廷敬曰澤旻
流轉神理俱足
忠愛之恩溫性
亮格不囑歎其
才之該博已也

反景佑闕特闕之附其說曰圃禮田不耕者出屋粟以官戶爲形勢附宅不毛者有里布而闕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按文獻通考呂惠卿議嘉祐初數遣簿委令佐貴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種產物力爲五等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

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恐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以下言青苗法不善也附時有常平食穀賤則增價以糴入救貴則下直以予民至是今移其資未嘗與人貸出息今陛下始立成法每二分春放秋斂謂之青苗錢調抑勸勸品價而數世之後暴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謂抑勸品價強之令貸也

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元年十一月。科陝西民三丁取一。刺當時詔旨。慰諭其手費。以爲義勇軍人。給錢二千。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未成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顧人戶必

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撮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畱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

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未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二世時謂者使東門怒以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軍盜。南詔之敗。明郡守尉方廷捕。今盡得不足。愛上悅。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明皇時。尉于仲通將精兵入萬。討南蠻。關。風。全軍陷沒。楊國忠。奪其敗狀。令以捷。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

五十二

三

世財力匱竭。用賈人。系弘羊之說。賈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以下言均輸法不善也。時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賣者。得以便宜著買。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

漢書卷九十九 食貨志第九十九

三

五十二

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
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
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
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買之利何緣而
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即詳向此所領
錢一出恐不能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
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
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
勞績陛下以爲堯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

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
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
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
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鄧生謀捷蹇權欲
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關留侯之言吐哺而罵
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
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
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
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

臣士奇曰結人
心厚風俗存紀
綱三者實可已
來政體不獨為
救時之言

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疆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疆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如此則

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兩至

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

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其

後必有篡弑之臣

李札通衢曰爾多君子未有忠

也爾於戰國哭破趙入鄆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

復吳之入楚也使名陳康公逢滑曰楚未可晉武既

平吳何曾知其將亂曾侍武帝安退而告其子邈等

每宴見未聞輕固遠圖惟說平日常事及身而已後

滅亡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房喬字元齡隋時

無遺天下清矣論者咸

以國祚方未喬庭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不爲後嗣長計不足保全家國元帝斬郢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倫安而王氏之叢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銷兵而罷助之亂起助徐州戍卒以不樂助遠戎作亂助滄州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食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疴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

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僣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此而易彼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

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泰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弊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淺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庶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

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園畜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封遲。

卍子陳子龍曰
尚公亦不為無
素望特學問太
高經濟太早如
以老儒行實所
述本也

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於新進中專指開邊啓魯之人。謂王韶等也。熙寧元年詔以便司司李獻平戎三策。言因更取當先牧。同則既阿爾部。以勝其右臂。安石以爲奇材。擢管幹。察風經。管司機。宜文字。故弒引黃忠。賈生二事。以見人材不。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速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

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論爲屬國。欲繫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見賈誼新書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李信之易。隨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矣。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

良吏教曰以
贈之氣竹超
則之詞辭析
而忠義至性
充盎然動人

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錯。尤
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
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
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
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趣。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
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
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
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
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

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
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埋荅聲牙。謂其不常
相聽也。聲音拔。

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

時薛向以
制置解鹽

俄據江華。則謂運使李定以兩州推
官擢監察御史。喪行皆安。不特薦也。猶恐未稱章

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
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
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林無聊。故近歲
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下重之惜之。
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

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謂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謀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圓如方，則外重而內輕，如方如圓，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

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藉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以下言臺諫所關甚重。昇時御史中丞呂端及臺諫，魏元仁李常稱勸，胡宗愈張璠程顥劉摯孫昌齡皆以平新法，先後斥去。臺諫爲之一空。安石患外議紛紜，爰用姻家滿景淵爲御史，以絕言者。故軼又極言，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

嶺山丘薄曰餘
賦此言以為朝
廷之紀綱專在
於臺諫並有某
之言也有志立
紀綱以正朝廷
安天下高金之
歎

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
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
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
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
然哉所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
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
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
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

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
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
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
騰怨讎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
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
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
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
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歎哉其未得之也患
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

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受掌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謂李斯曰長子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慮惟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斯以爲然遂定計立二世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德宗在奉天李懷光率兵赴難在道數言盧杞等奸佞把國之而擲勅上命盧光乘勝收京既勿令至奉天懷光以此自疑遂叛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日殆

哉君子而不同小人向而不和和如和美同如濟水晏子對景公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流其不及以濟其過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是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可也如是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冀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所獻之三言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酷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册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臣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斯寬逐放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忠不

明不忠不勤不忠不勤不勤但忠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嘗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按薛惠新宋元通鑑載此文於四年然篇中有君臣宵旰年餘之語自當在三年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任專斷執曰賜進士策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國獨歸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嘗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悅侍御史謝景溫論朝廷無所得執請外通判院州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結限時事遂即修
對述做了當不見
不支

東莖黃裳曰假
策到坤而忠厚
意東坡晚年因
變既深之文

鹿門茅坤曰東
坡病當時但於
青苗條例諸法
及橫山用兵等
事故時輒策以
從其直言欲誅
之氣但不知當
時曾及聞神廟
否

間修王志堅曰
欽進必對以溫
謙當時之政又
擬此策與策策
後於兩載矣故
特出知人一段
而符堅王佐云
云一自破之
其於神宗安石
亦應病之華也

卧于陳子龍曰
安石素惡其已
公述此策甚刺
其不知人不可
以任事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
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守之不可謂
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
曰甘受和白受采見禮器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
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
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
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
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
以招過獨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

五臣上書

三

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
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
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
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
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
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
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
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
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

蘇東坡上書

三

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兩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

不成，有所不華華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
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華
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
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
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勦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
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
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
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
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

莊紀學曰試於
仁宗時應制科
意在振厲有為
迨熙寧新法橫
山用兵則又失
之欲進而急功
利故復使進士
對策以試時政
意在因循舊貫
惟書以作勸後
君主不同其志
君愛國之心直
言政事之氣則
一也

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諂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信。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

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法，其志

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李訓

日與帝謀誅宦官，廷有甘露之變，宦者益熾，帝末以制，由是感疾，至棄天下。文宗亦非有

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

發者始若勇，終必怯。通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

饑，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

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

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

困於飛挽者二年而未已。熙寧四年正月，賜臣於帝

橫山，陝西宜德，使韓絳討之，謂延帥師，曼旆，夏人於

瓦剌，其地，雷二萬人，城之，又築，西，對，諸，堡，三，月，夏

人來攻，盡亡諸堡，秦，隴，元，誠，賈，授，謂，敗，州，屬，練，副，使，絳，罷，知，州，雖，天下之勇者敢

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闕

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

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

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

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

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

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

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

爲增方岳貢曰
不獨害民又能
害法是深一論

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壑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瓠菜可以行禮。有更斯首見詩小雅瓠菜篇掃地而祭可以事

言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

掃地而祭可以事

天。見禮記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未必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園黨劄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

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苟卿苟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見大禹謨而鬪之盛時羣飲者殺。酒誥曰。秦飲女勿飲。盡歸拘以歸於周子其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者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鬪治而再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亂耶。取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欺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鬪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

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讓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

則子陳子龍曰
又為忠傑輩說
也前公專好人
同已豈能知人

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剗胸決脾。洗滌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纜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平章房瑄。杭鹿宗宗。請承劉秩等為參謀。積儒家子。不習軍旅。臨戎嘗謂人曰。逆黨曳蕞河難。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已而卒。致

文淵閣書
卷之七
經學士對御策
題
庚子
天

於陳闢播之用李元平是也。開禧建中問中書門
李元平可將相用爲閩州刺史時李翁烈叛詔西與國接壤以百騎縛元平去罵曰盲宰相殺汝當我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會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噴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

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堯舜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戒之即周顯敬之又曰稽於衆舍已從人。大禹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周君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村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賞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

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小雅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冒死上對。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識解既起則措器自然警動行文自然高卓至其珠字散漫之氣滿篇

勝真奇才也

東齊黃震曰代張方手誅用兵書歷叙神廟廟用兵次第說至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其言哀痛切至真可謂萬世人主好軍者之戒

升菴楊傑曰古之陳用兵只說不勝之害務以避害而趨利此

書說雖勝其害不可言凡以當會時中天下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使高

鹿門茅坤曰于帝謂自古論用兵惟漢淮南王安謀伐周越書為最而此書法度似又勝之此等文章與天地並傳者

馬倫方岳貢曰張公先朝舊臣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己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蹙饑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譎尤重蓋以

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克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之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

故公為單疏其
詞惻怛懇至又
不若公平日所
為文以雄快自
喜也

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
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
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
能諫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
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
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遠東征高麗無功而還皆志在立功非
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
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

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
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
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
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
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
之典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征於功利慮患
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
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
惰始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

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康定元年元昊攻破
遇戰沒慶曆元年元昊寇涇州逼蘭州破韓琦命環
慶副總管任福將萬人入人以行福屯蘭州因陷
伏屯元昊自將精兵十萬至任福戰死諸軍皆潰獨
右大而海內宴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
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
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
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
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
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

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

穰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橫山

穰試策注曰志堅云是時薛向爲三司使不知何爲
首謀呂公弼方知因願主饋餉見王安石傳陳升之
在中書亦未見與議今皆云陰師徒喪敗。財用耗屈。

較之寶元慶曆之敗。寶元應作康定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

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盱食者累月。何者。

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

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

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取爲恥。力欲

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取爲恥。力欲

臣建啟曰序述
當日情事詳滿
痛切利害較然
一杜波神繼繼
尤見老成謀國
卷陳絕已之心

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
凡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筭而不忍食。而况用人
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
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
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
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
徵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糜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
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
疫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

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
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虜之形。將在於此。此老
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
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
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
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
水旱疇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
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典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
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

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觀。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旣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

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

古文淵鑿卷第五目錄

宋

蘇軾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策別七

策別八

策別九

策別十一

策別十二

策別十三

策別十七

策別十八

策別十九

策別二十二

論治道

正統論

孔子從先進論

秦始皇帝論

荀卿論

韓非論

伊尹論

雷侯論

張釋之論

六一居士集敘

湖州韓文公廟碑

志林 錄三首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五十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軾

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

環精解決絕無慮
從之言

鹿門茅坤曰此
則先以人主自
斷為策善之始
下四篇指其事
而錄之

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
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
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
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
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
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
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
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

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
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
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
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聽其聲
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
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
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
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
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

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苴闕闕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巳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

臣熙曰主附貴
於自斷與泰身
用馬河之義文
勢起伏際細情
光溢出不可退
視

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勢若此者可以退

勢若此者可以退

前川唐順之曰
無沮焉焉嚴密
此為流弊各自
為弊只因當時
韓魏富鄭杜祁
諸公紛紛外逐
而不能久於其
朝故有此議

鹿門茅坤曰任
法不知任人而
為中舉取諸書
亮之治蜀王猛
之治秦孟為典
廟之初當無罕
時似以水濟水
夫夏東成所自
為辨策則引于
得之

策略三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頤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

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

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紆。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

臣廷敬曰立法
任人二意繁謹
論極難暢不見
繁難之難

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是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

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慶曆三年，以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仁宗數令條奏當時務，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退而列奏十事，帝屏左右，起遂罷政，乘出知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

之治鬻王猛之治。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是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苻堅既用王猛，一歲五遷，樊世、氏、豪也，有大功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猛言于堅，怒，命斬之。西廡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庾翼、數語，翼、猛、群、堅大怒，騰、翼、翼、軍、寶、白、領、長、史、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統

雖其英偉之氣而
又壯其憤之萃

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
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
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
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
懷直已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
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
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

前川唐順之曰
此篇前後各自
為段帶起伏共
決理嚴篇同

不才謝辭能
中意也水明天
公賦天可資
並三篇李漢以
夫可謂善言
以謂三城
其在許與與
問六王或謂曰

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
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
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
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關腐敗而無用
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
憂是烏知夫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
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
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
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

門修王志堅曰
久安於逸樂則
必街起之此治
天下緊要者然
起之亦未易長
公知天下有偽
中庸而不知天
下有偽狂狷也

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儒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趁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街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

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聞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其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彼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

爲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聞而可入，有聞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聞，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

臣說學曰：本是
欲用術教，非
衆徒却時到取
任稍急，師忌一
嚴正當激，恰令
人無所求，實

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爲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狃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狃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狃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

維絲博辨而有廷
道之風榮鮮歸歌
此是東城獨地

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擢者而與之。然則淳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擢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大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按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復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

荆川唐順之曰
此文論時壓處
皆借古爲喻亦
一體也

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不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

一節也
其大體則與
其大體則與
其大體則與

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
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異同其患雖
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
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
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
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
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
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
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

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
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
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
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
方楮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
俗凡此者非爲芻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
使不致於扞格而難辦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
於逸樂而惡問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
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

臣英曰論而漢
始未其足安頌
之則中是皆服

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佞倭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投於困。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稱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

而天下屏息。莫或敢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權。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齊啜皆嘗也。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濶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

臣士奇曰只通
上下之情一語
乃震流轉文如
奔蛇走虺不可
捉捉

開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呀。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欲如平生。下至自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

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木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名問優慰。以養其收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

任法任人之論義
正而無盡

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勑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策別七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於我。

瓊山丘濬曰。東
多而闕少在宋
時備一官而三
人共之。今侍一
官之闕不止三
人也。將因其故
而不開缺則人
才日積愈多。及
其資次而用之
已衰。夫養老
之人志氣尚壯
筋力不遠用如
是之人以理勝
於民而欲事安
廷安。雖矣如一
初汰而擇之。則
彼奔走仕途多
歷年歲。歸無生

者也。我以為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為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是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器者以爲不可。是烏足惜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

許以度餘生仕
往至於顯達失
所說彼之可以
棄者皆限於否
之資級使然仁
人君子固有耻
不忍也
升春楊慎曰此
策歷切時然後
一段區區感吏
變委宛華間
前川唐順之曰
今若做此意舉
不能無弊亦可
得一二賢才

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禮記然王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官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舉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火，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不以愛惜慎重者也。今

之議者，不過日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使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

瓊山丘濬曰
既言用人不可
有一定之制又
言不可開陳進
之門使天下常
調舉生委心誠
如其言則任法
既不可任人又
不可然則知之
何而可也欤因
言法者存其大
經而其出入變
化固待付之於
人。要必任用得
其人使之於常
法之中隨其資
格之所當得者
富夫抑揚進退

之權於俄然可
必之中而有隱
然不可必之機
則人法並行實
望並用而士無
濫濟職進之歎
而國家官得人
以為用矣

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勵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

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千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策別其總。有四。其列有十七。所謂萬民。三曰。厚財。貨四曰。訓兵。旅。而所謂。深百官者。其別又有六。一曰。厲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曰。夾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曰。無責。權。六曰。無溫。善。者。是也。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有六。一曰。敦。教。化。二曰。勸。親。睦。三曰。均。戶。口。四曰。較。賦。役。五曰。敦。戰。守。六曰。去。蠹。民。者是也。所謂。厚財。貨者。其別又有二。一曰。省。費用。二曰。定軍。制。者是也。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三。一曰。蓄。財。用。二曰。練。軍。實。三曰。倡。勇。敢。是也。是而言之。十有七。

言博而指約

前川唐順之曰
前乎官望欲之
當決後官所以
決之道

聞隋王志堅曰
至於故常之事
人之所當得而
無疑者莫不務
為留帶以待諸
暴以無法為好
以法為好此故
時者相寫郵夫
情狀可謂無妖
發矣

焉哉謂
之策別

策別八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誦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誦謁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詢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

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

臣杜鈞曰筆鋒
犀利言言中銳
并刀衣烈不
以喻其快矣

無疑者莫不務爲雷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
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
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
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
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
與者雖有所垂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
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營
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
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

四方之寶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事至微悉莫不
盡舉而人不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黃州請於
猛麻思贖罪人並寄關右曰連裝行矣至暮而符
母亡歸葬請還關西曰連裝行矣至暮而符
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
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
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
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
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
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

省事莫如任人屬情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廩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

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然于始而逸于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于王事而不敢晏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晝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屬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九

頤暢之文亦復管
造

臣無口擇人宜
精任人宜又經
濟名官施於
府察劇之同尤
為托要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
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
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選至今言吏治者。皆推
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
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
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
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
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
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

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
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
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
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
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
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術講習之賢。
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
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
由此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答

筆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校。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夫奇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處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

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澗。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

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
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旣以汲汲而去之而其
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子其局長子
孫於其中以汲汲來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
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
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也古之
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
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
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

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矣矣而其入亦
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
觀者矣

策別十一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
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
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
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
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

文意屹然山立其
妙筆不爲有變化
錯綜之妙

鹿門茅坤曰事
為文齊以下之
才其情與與金
亦相然而文甚
錯綜

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

臣廷敬曰：饒幸
書成器無咎
至切中嘉祐間
事尤足先識

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作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

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

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費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

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賽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

臣乾學曰論教
教化在朝廷亦
民信表而指斥
用兵增賦二者
之非所見者大

自得也。及至園囿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者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姦。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擘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以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

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酉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量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鷄鳴而起

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吮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以動親睦為厚風
俗之本以立小宗
為勸親睦之本文
游絲然入如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開。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

水心業達曰蘇
氏初親睦於族
小宗古稱然猶
者為小宗其言
不詳夫五世之
服已遷而百年
之文小敵則宗

必也。梁儲其四
使進進而無窮
則將不勝其宗
而無爭陵犯之
也。方起蓋古者
賦祿制田其權
在上。貧富貴賤
無大輪。越而為
之宗。以鄰之教
長者不做幼者

徙。漢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

不侮而和親雖
賤之教可行後
世崛起自致其
富貴賤各極其
歡榮特異門交
相為病於是莫
肯謝宗以自違
不肯肯決矣以
行私蓋開之
不取而安能善
其俗哉夫宗者
貴而賢者也富
而義者也非常
二者而祖庶為
二端之敬令之
而不行也故貴
而貧富而義則
正禮異之分焉

其宗爵不必親
而味者可耳也
回不必子而貧
者可共也池合
類欲盡族是與
類欲盡族之
本原吊死卹祭
之恩族人依倚
特為宗主無祀
義無干刑相避
於實而不能其
名之同此今日
立宗之要也

鹿門李坤曰三
代之遺言深見
而文亦美

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禮記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禱其父
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
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
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禱別子
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
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
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

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
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
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
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
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
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
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
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
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

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

母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濶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十七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變。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

周禮疏辨細律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二
禮記卷之十三
禮記卷之十四
禮記卷之十五
禮記卷之十六
禮記卷之十七
禮記卷之十八
禮記卷之十九
禮記卷之二十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二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四
禮記卷之二十五
禮記卷之二十六
禮記卷之二十七
禮記卷之二十八
禮記卷之二十九
禮記卷之三十

聞循王志堅曰
小盜者大盜之
漸也弭亂之法
莫要於去盜民
頑此衆之力能
使使盜貴為漢
法神而節已矣
史官泰山積壤
他日出處而此
筆為難亦必窮
法以全之如此
則奸民終不可
去然則去盜更
者去奸民之本
也

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鷄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

下有累鉅。擾棘於相率而剽奪者。皆窩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其所以去。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眾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于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斃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

重罪役之期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圍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莽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高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七大

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竄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

節用儉取二意互
相解釋而遂以
紛擾其繁累

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
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
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
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策列十八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國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
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
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也無財。方此之時。關市
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

漢山丘。嘗曰。古
今制。則用之。大
累。蘇欽。此言蓋
之。失人。言承祖
宗之統。爲生靈
之主。有土地。爲
之產。財有餘。庶
富之。生財有臣
工。爲之理。財盡
夫國家無事之
時。豫爲先事之
計。以爲萬世之
入。纒。思以爲出
所產。僅足以爲
用。吾則痛加節
損。力爲傳節。寸
積。絲。累。由小而

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
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
執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
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
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
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
餘。及其一旦稍稍富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
漸廣。所人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
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

致大積少以成
多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歲復一
歲積三年而有
一年之蓄由九
年而致三年由
三十年而致十
年由是而致天
下千百年以爲
子孫無窮之計
吾謂天不能久
地不能貧人不
能困之者皆不
信其必然也

虎門李坤曰子
論論節財處甚

愈不供。此其爲戒。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
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
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
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茂茂出師。以誅討僭
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甌閩。其費用之
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
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
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

工而呼畢。如記
之實。與夫官觀
。狹及都水監。數
者。蓋冗員之一
耳。于臨必有忌
諱。而未盡之說
。開修王志。堅曰
。郊祀之費。此出
。五代沿習。宋初
。不能革耳。大臣
。頌官觀。宋初有
。此制以避老僮
。賢然。前額。甚少
。東城。巴。改。爲。監
。進。熙。寧。後。刑。公
。致。使。異。議。諸。臣
。詔。官。觀。無。保。費
。而。蓋。益。甚。高。矣

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
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辨。而民不
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
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人
。纘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
。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
。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
。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
。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

坡亦受玉仍之
祿亦不以爲非
也自今觀之靡
天下以養士大
夫不稱倉於虛
天下以養奸虛
乎

法不知存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
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
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
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
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
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
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
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

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
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
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
而不敢去三歲而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
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奪去至於
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
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
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
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

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雖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庶

侈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息也。

策別十九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疋。而不知其費。聚千

祖兵制得來尚然
明雖而大意雖
訓練五兵亦自有
見非徒託之空言
者

漢山丘灌曰
魏此策于漢唐
宋軍制之得失
瞭然明白此其

三者而論之秦
之禁軍不如漢
之戍更漢之戍
更不如唐之府
兵三代之制不
可應復必欲復
古之制以杜復
勢以百國費皆
莫若唐府兵之
直善焉然唐行
之木百年而中
變者何也蓋府
兵之制無事則
皆上宿衛京師
有事則調出當
征四遠雖曰出
兵於農暇則耕
稼然軍府兼耶

隸之中士卒悉
編民之內其他
係在什征未罷
盡而況又承平
日久兵廢廢編
者易變廢變不
以時非法廢廢
分外編役共
立制非不善而
其行之既久而
不能以無弊也
設使當時如其
弊之所在補其
弊舉其偏而根
其所廢隱雖至
今存可也

駟之馬而輪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
之制有踐更之卒貧者欲得願更發者次重者而無
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
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
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
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漠然各復其故是
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
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
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值穀不惟以

自贍養而又有以贖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
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
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
縣官按采兵志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日禁
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番役使日府軍慶曆時兵
籍總步八十二萬六千有饑饉之患而無饑饉之
利擇其編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
下之財近自漕甸而遠至于隴關凡舟車所至人力
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
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

陽明王守仁曰
大憲言兵民既
分兵不得復為
民則有衰老之
辛兵雖老而樂
之終身則有坐
食之費夫三代
兵出於農之制
遠矣限年而得
之人復疑其為
民此誠味軍實
要法也行文更
極誠若然應歸
歸變化之妙

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持如此而
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
分裂。雖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
既降其君。而藉其疆土矣。然其故其餘孽。猶有存者。
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
以戍之。兵志云。太祖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
京畿。以衛宿衛。分番屯戍。以扞邊圉。大自
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
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
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正

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
外。又日供其芻糧。二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疊疊。
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于數十萬之兵。
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
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
勞伐。可以選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
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
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嗾呼。
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百年矣。民之戴君。至

兵民關係
兵民關係
兵民關係

鹿門茅坤曰成
禁兵不如募土
其真經國之言

于海隅無以異于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
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貞州之亂七年
則則賊王則陳城反以明七年
銷為河北安撫使討平之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
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
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
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
之怯懦蜀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
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
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

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
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千意外戴
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遠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
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
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
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十二

臣聞賊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
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

慶帝立檢轉機動
人天子
者其
者其
者其

容齊洪邁曰致勇於先于信蓋天子無咎勇之將得無咎勇之士信莫善乎私故天子必有可私之將將軍必有可私之士

迂齋樓時曰四幹精神變態百出音尼相林曲盡人情物理看東坡文字頗有地無中生有

鹿門茅坤曰氣之一字極中興情而通諸行文如此龍之駕風雲而撼山谷而皆不可測

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建輿楹莊子輿筵輿楹建草筵言大小不倫也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虓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

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指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

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

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受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

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合。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

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論治道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惟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

辨於起而一統
於正統機變動中
極有斟酌

水心葉說曰讀
叔論論名理伊
辨析各理伊傳
周召律之典也
所載論事之始
也五孔五折春
大義無憾矣春
秋時管仲晏子
子左非向左氏
善爲論漢人賈

段司馬選到四
揚雄固善為
論後于徐年無
有及者雖韓愈
柳宗元歐陽修
王安石曾鞏聞
起不能解解也
蓋通無偏倚惟
精卒簡至者固
造詞必效某非
行暢能達者難
工此後世所以
不逮古人也獨
蘇軾用一語盡
一意無虛行危
從橫陰息數百
十言讀者皆知
其所欲出惟者

矣如其所自來
即理有未精而
辨之所至莫或
過焉且古今論
謀之難也然自
以為如葛劍來
源不擇地而出
在乎此一日千
里無難及其
山石尚前隨物
賦形而不可知
唯大方人豈必
有此文而後能
有此文而後能
為論自蘇氏始
而科舉希世之
學端沒故迹不
可收拾矣

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彊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獄災。莫深於與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阱。而俟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知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則主逸而國安。享年永而下世長。此必然之理。

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惡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

方山薛應所曰
李之論于時者
不曰漢端雖親
則曰未敗之親
公也嗚呼千曉
之在當時其政
事文章蓋以登
德為歸而政政
欲有馮於天下
者也喜見施行
而至國之事固
之以就緒者大
有可觀出如方
州而民皆命陳
得之不是亂天
下也明矣但其
效用旋廢而弗

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沒調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克究其所說也
既不終而又欲
衆亂天下之名
子聽不若是之
甚也

稱征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正統論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

嗣者而誠實堅固
特與歐陽論可證
衆觀

虎門茅坤曰
統之說于管
言之子略所
名實輕重為
愚亦未必然
而文特辨矣

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夾矣。正統之
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
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于此不
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
趨于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
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
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

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
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
于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
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
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日堯。
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其可得者。亦以存教。曰魏。
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
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
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暢明之文不說於道

東漢黃震曰東
政窮嘉味物論
說天下事無一
不由盡其妙如
化工之賦形萬
物至論孔子從
先進謂先進為
先進之初論正
統不遺虛名慕
欲者與聖人同
稱而無害而斥
章子則曾說之

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

非亦志文人之
自主其說未必
聖人之本旨萬
世之通論也

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橐因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明知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懷詐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是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銜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

狗人乎。商鞅之不終于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木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

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

禮之為國又失一
經指出禮成律論

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謫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歸焉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

意門精神口實
加過泰在於久
攻守之勢于略
過泰在於破壞
堯王之法

開修王志堅曰
此勢之所趨非
人力所能為也
長公此何是村
場習紙而文自
性

詐巧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愛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過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澗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

註吳曰風既光
舊論復修禮而
禮運禮器禮記
執其精義而發
為文章宜其光
之有平也

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
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
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葬。莫不有法嚴之。以
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
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
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
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
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
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

此也。於是廢諸侯。被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
於便利。而不恥于無禮。壞墮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
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
具。以禮者爲無用。養疵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
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
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
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篆畫之迹。蓋
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
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

謂人性惡故易治
學術之偏此又覺
極言之理深難詳
非曾論也

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策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鬪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旣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呼呴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

聞修玉志堅曰
荀子之書其後
言妙論甚多獨
摘一二語以爲
聖人率一意外
之字斯以達生
之此論實不公
然其文章之妙
不可蓋也據作
敬謂長公此論
爲前公作按公
此論則應加集
乃應制科時作
未有制公事但
激悞也

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

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

臣杜鈞曰。以荀子專爲高談異說。亦不自知其至公之言。可以論世。

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劫。荀卿

道遠則名之利害
所見明微而詳
亦記藝經論

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圖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淮南胡居仁曰
言非之。惟刻曰
老莊以虛無輕
天下。未嘗本太
史公原道德之
意。而發典論李
斯罪由荀卿同
一公案
為情方岳貢曰
子長所謂原不
道德之意。不過
以老子之曰賊
曰殺曰陰用而
不以語人曰利
器中錄得其一
說。而為治長公
獨以為平之虛
無。尤千古絕識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陳勝吳廣首事起。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取。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

韓非論
卷之六
韓非論

臣士奇曰：韓非子同得史意，深意初未明言，蘇氏以輕天下三字通破。

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

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嚴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伊尹論

天下之大，而吾人亦在其中。天下之大，而吾人亦在其中。

伊尹論

伊尹論

推極根柢妙有驚

鳳洲王世貞曰
伊尹事功莫大
於相湯又其難
於相太甲故之
復之而不疑
其耕莘之心即
素取信於人故
也論伊尹者無
論其焉

閻修玉志堅曰
周公之臨官宜
其策不如伊尹
執古令之變尹
有所不可與亦
不易之論也

臣廷敬曰以大
節二字作柱通
篇開筆多於正
筆文氣更新結
不窮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惟此而上。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隣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

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旣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

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眈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留侯論

以急字作骨而出
以快美童子贈物
中先有此一段試
論乃同留侯而食
之耶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

鹿門李靖曰此
文只是一意及
嚴深議論然
于瞻胸中見解
詠本黃老未也

明子陳子龍曰
匹夫是義古所
未有當時秦勢
已成子房豈料
有辱廣到項之
可以亡秦哉故
憤憤一擊以畢
其報韓之志耳

臣說學曰意實
動立辭皆欲求
濟者信其法機
而不疑其變幻

怒此其所扶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徵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勤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

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假傲鮮腆而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

而愛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
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
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
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
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
而已矣。項籍雖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
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
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平齊。使
爲假王。漢王大怒。罵信。人言漢王欲
張敖誅漢王。漢王乃倍。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

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
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
以爲子房歟。

張釋之論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其制隱之實。嗚
呼。文具之敝。非特秦之所以患。實古今之通患也。昔
之爲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僞。則不
敢爲制禮之文。未能約民之侈。則不敢爲恭儉之文。
未能行惠民之事。則不敢爲寬恤之文。以至政教實

遠於論治者。就日
而辨物

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剛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備之使全。猶按脉治病。虛實燥濕浮沉。無錙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于末年之敝。無其實而有其名。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田穰苴爲齊景公將。有功。尊爲大司馬。後兩威王使大夫追魯古者。司馬兵法。而附復止于其中。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汙。人負黃黃之名。而政益亂。黃黃。魏遊。魏太守。黃。魏郡。魏太守。聞其詔令。則

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之時。有所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倫。上以虛文欺下。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無所容其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流共鯀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欲言厚朴。則君已先言茅茨不剪矣。狐取諫諍之辭。而出自言之。閉其口而奪其氣。覆葢潤飾。使無過之可譏。無失之可指。無偏之可

矯無闕之可修。偃然自以爲得計。必至於魚爛瓦解。然後不能文焉。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西漢觀之。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以文帝之寬仁。有野不加闕之詔。有木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宣帝之明決。有屯戍未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闕隱之實。而不爲文具耶。乃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興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喜應。頌聲並作。而大業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爲治者。其知所去

取矣。

六一居士集敘

提辭念說列歐陽
語有嫌嫌文亦於
畫不几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于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

東萊呂祖謙曰
此篇曲折竅多
破頭說大故下
而應亦大令人
文字上而言大
下而未必言大
上面言達下面
未必言達如以

文章配天以孔
孟配萬世然言
夫甘齊

前川唐順之曰
體大而思精識
論如走盤之珠
文之絕佳者也

鹿門茅坤曰長
公乃歐文忠公
極得意門生此
序却亦不負歐
公

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下之人。僥倖一
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
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
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
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
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
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

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
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
莫或止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
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
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
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
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
說者。誰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

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與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

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業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闡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

氣概雄深光岳萬丈文之有關於世教者固振古如新也

晦庵朱子曰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行數十遠忽得兩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如詩掃去

次崖林希元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懈急佳言格調皆是盡出如大字之體口夜明之奪日此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欲得意者

其國係世世甚大又不當以之論矣
陸建敬曰文為一生博論其直氣字文特尋尋鳥歌鋒雄健陶足魏吳呂總

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賈誼失其富，賈平失其智，賈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賢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闢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愈慮

遇德使爲學官以教士子後愈隱固
園欲携與俱不可而止有別遺子諱自是潮之士皆
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
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
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
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
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
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
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請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

而有知其不容戀于潮審矣賦曰不然公之神在天
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
之深思之至孺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
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
榜曰信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
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遼咸池啓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翔翔汗流籍湜

非馬語文雖有五
理中間併入史意
繁尤見卓識

走且僵張籍皇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
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
巫陽。犧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
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志林 錄三首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
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於私鬪秦人
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

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開于大道取以爲史吾
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
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
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
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
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
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敗
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
孝公務木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

臣能學曰有為
而作知詩家之
咏史使論者是
或

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
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
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
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
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
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
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
之則汙簡牘而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
亡疆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

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
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
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
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
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
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以求長年者蓋始
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
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
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直

立論詞中春秋城
辭最奇

東坡賈震曰論
春秋戰國之士
為天民之秀傑
而夫職者善觀
世變亦足以見
東坡詞次問測

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謂衍善為迂大。謂辯之言。謂刺頗修其術。謂人頌曰。從天衍。龍與。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者。皆魏國所謂賢良。國所謂士也。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

之以已。天下之士。然我論世。變難以常論。而士之論。皆其間。性多盜賊。小人。之為若輩。以。為天民之秀傑。則恐太過。頭天。下對。破。敗。美。之士。隨時。以。自。標。亦。難。以。當。世。事。責。之。耳。

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稷下先生。卽薛子。皆實到。鮑文侯。蓋昭王太子丹皆環淵。拔子田駟。駟與之徒。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鸞猛。昆蟲之有毒。菑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

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
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
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
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
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
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
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
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
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

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
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
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
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
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
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蔑不知其
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子抑將。輟耕歎息。以俟
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
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

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
智吾不信也。趙國之禍生民盡矣。蒙傑宜無幾而代
相陳孫從車千乘。齋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
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嬰王。灌。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淮南王安。梁王武。皆其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
豈懲秦之禍以為符。祿不能盡。庶天下之士。故少寬
之。使得出于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覆之
所及也哉。

雄辯而正簡缺之
中其有光輝

登山則枹枹曰
此論主處有而
說一混斯為矯
詔立朝或疑於
蘇蒙恬蒙毅其
禍不在蒙毅之
去左右而在始
皇之用趙高後
世人主用宦官
者當以為戒一
於馮諼趙高欺
蒙恬而不變二
人之復請者不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

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

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

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

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

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

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

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

在斯高之亂而
在自韓之變法
始皇之好牧後
世人主集於好
故者當以為戒
前一段說始皇
罪在用趙高附
入漢宜用恭顯
事後一段說始
皇之集於牧其
禍及於子孫
子事此文法尤
妙

鹿門草坤曰子
覽志林十三首
後子殆于騰山
於海後世作公
於時莊歷世道
已久故上下古
今盡所見尤別
而此篇亦古今
痛快卓犖之議

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
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
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
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關尹之禍。如毒藥猛獸。
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強靈
及黃巾起。圖欲先殺黨人。諸中常侍。遂搆強自殺。後
唐張承業。唐僖宗。官者為李茂真所迫。奔太原。事晉
業。吳諫不能。此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
止不食而卒。此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
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

唐肅代猶不足稱怪。始皇漢宜皆英主。亦沉於趙高。
恭顯之禍。弘恭石顯宜 帝時宦者。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侯
蒸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宜者。或曰李
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
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
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
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
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

以參夷爲常法。人臣振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尊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

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商鞅立信於徙木。商鞅欲變法。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立威於南門。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立威於棄灰。商君之法。棄刑其親戚師傳。太子犯法。鞅以刑其傅。公子處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雖其師公孫賈。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

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江充治巫蟲持太子急太子因舉兵斬充黃門勳文告變武帝因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詳言太子反已成欲誅臣帝大怒使丞相劉屈氂捕斬反者太子兵敗死知訴之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許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五十一目錄

宋

蘇轍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郭遠自致仕起知潞州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劉摯尚書右丞

自齊州回論時事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元祐會計錄序

君術二

君術四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臣事策九

臣事策十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

民政策三

民政策四

民政策六

民政策八

商論

周論

六國論

秦論一

秦論二

五伯論

晉論

隋論

書論

漢昭帝論

吳興書二	吳興書三	吳興書四	吳興書五	吳興書六	吳興書七	吳興書八	吳興書九	吳興書十	吳興書十一	吳興書十二	吳興書十三	吳興書十四	吳興書十五	吳興書十六	吳興書十七	吳興書十八	吳興書十九	吳興書二十	吳興書二十一	吳興書二十二	吳興書二十三	吳興書二十四	吳興書二十五	吳興書二十六	吳興書二十七	吳興書二十八	吳興書二十九	吳興書三十	吳興書三十一	吳興書三十二	吳興書三十三	吳興書三十四	吳興書三十五	吳興書三十六	吳興書三十七	吳興書三十八	吳興書三十九	吳興書四十	吳興書四十一	吳興書四十二	吳興書四十三	吳興書四十四	吳興書四十五	吳興書四十六	吳興書四十七	吳興書四十八	吳興書四十九	吳興書五十	吳興書五十一	吳興書五十二	吳興書五十三	吳興書五十四	吳興書五十五	吳興書五十六	吳興書五十七	吳興書五十八	吳興書五十九	吳興書六十	吳興書六十一	吳興書六十二	吳興書六十三	吳興書六十四	吳興書六十五	吳興書六十六	吳興書六十七	吳興書六十八	吳興書六十九	吳興書七十	吳興書七十一	吳興書七十二	吳興書七十三	吳興書七十四	吳興書七十五	吳興書七十六	吳興書七十七	吳興書七十八	吳興書七十九	吳興書八十	吳興書八十一	吳興書八十二	吳興書八十三	吳興書八十四	吳興書八十五	吳興書八十六	吳興書八十七	吳興書八十八	吳興書八十九	吳興書九十	吳興書九十一	吳興書九十二	吳興書九十三	吳興書九十四	吳興書九十五	吳興書九十六	吳興書九十七	吳興書九十八	吳興書九十九	吳興書一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五十一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鼐等奉旨編注

宋

蘇轍

字子由眉山人與兄軾同舉進士歷官至尚書右丞運門下侍郎軾論事精確修詞簡嚴力斥諛察數被貶逐致

任築室於節號穎濱遺老

侍御史林且權淮南運副且元祐元年拜殿

極論呂惠卿不宜猶浚小郡宜投散地以滿天下出為淮南轉運副使察河東轉運

宋 侍御史林且權淮南運副

蘇轍

蘇轍

蘇轍

蘇轍

款荒恩得良使者
語約而要

使

淮甸之民薦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為若可賴。兩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闕聽之故。且熙寧中。由著作佐郎。繼前。判官。其為朕往視之。均徭薄斂。禁暴戾。無使斯人重被其困。

郭達自致任起知潞州。達以安南招討使。計交趾。李崑德至富良

江斬偽王子洪真。乾德奉表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死者過半。班師坐庖

雅劇遠在

與學人

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孟明。魏師。敗於魏。及戰彭年。伐鄆。濟河。焚舟。鄆。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建興

人不出。連蜀西成。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建興

張。得。戰。於。衛。密。敗。績。復。伏。誅。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鞀。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郭。達。蚤。學。弓。劍。聰。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奔。馬。援。為。伏。波。將。軍。後。自。請。擊。武陵。五。溪。蠻。困。於。寇。頭。授。亦。病。卒。趙。王。思。復。得。廉。頗。之。未。衰。趙。王。思。復。得。廉。頗。之。未。衰。視。之。鎮。瓦。之。一。飯。斗。米。以

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視之鎮瓦之飯斗米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郭達自致任起知潞州

示可擢從解組之條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
告之足云秦伯曰吾不以一告掩大德即指孟明也窮當益堅馬援語或來
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謝靈運詩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鎮為通鑑臺司將王安石以戶部侍郎致仕

哲宗立非端明殿學士起

提舉其

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俊至
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合駢臝而
不御臨長道以咨嗟具官范鎮文冠多士有揚雄之
遺風任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社稷

絕學人情揭知之

之言

鎮在仁宗時嘗有請差儲十九說宋嘗以語人

晚說裕陵祠宗葬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

年年六十三致仕疏上身清友致仕疏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册

枕或疑其古人茲予纘服之初日思講義之益謂白

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必使

退而養志勉狗予意毋雷所安時哲宗且欲以為門

從孫固辭加固辭亦固辭勸止之遂

劉摯尚書右丞

哲宗初摯為侍御史執憲數

呂誨元祐元年擢御史

中丞尋拜尚書右丞

范鎮著莫一宮使

三 卒集二

義指婉綿名言可

閱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者。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弃不用。朕追憶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蚤以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神宗駐蹕。言屢役。便簡監。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

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自齊州回論時事

熙寧二年。嶺上言言事時。王安石執政。領三司條例。

欲命樞為之。勸力言青苗法不便。安石欲遣人使訪求。遺利權。又力陳不可。安石怒。以為同宿。樞官會。勸力平。知兩州。樞為教。授三年。授齊州。掌書。又三年。除著作。佐。

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會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

立言有緒多果善
纏綿之致

升菴楊慎曰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後強盡二十年天下幾危溫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呂大防劉摯調停之說起頗謂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用而紹述之說起新法復行頗謂爭之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如此

鹿門李冲曰忠誦之言頗而漢書

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皆王安石新法也。青
淵宗皇帝書保甲之法。審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
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市易之法。聽人賒
貨。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貸出息十分之二。
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上則
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
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
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
斷。廢置長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
惡者。陛下無一不知。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
輔相。熙寧七年四月。王安石不以觀文殿大學士出拜
河陽。則以韓絳同平章事。時監門御史進流民

圓帝心感。歷夜中外。踴躍思親。寬政而歷日。彌月。寂
石不自安。求去。中
寔無間。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
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卽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
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澶園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
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
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
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
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場未
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

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不雨。既雨而又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裁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

臣曰。時或試
試。然。論。四。事
實。罷。中。當。日
真。物。情
附。計。之。詳

惡如去塵垢。纔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闈者。存之舊籍而不任事。時帝銳意汰擇。凡兵安石欲做古。前兵於農之法。俟保甲法成。新罷廂軍。民益疑懼。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期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岡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爲社稷壽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

之誠千犯天威伏俟鈇鉞

古入晉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張方平字安道神宗初參知政事時

省方請出知陳州時綴為方平所降在陳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

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遺葬之命以

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神宗即位召見方平請

損手對曰道制因云薄葬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

文請差減賜衣以乾典為軍費省十七八其後

二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悖孝悌之行勉勵州

慎慎之語并為能

鹿門茅坤曰造為指神宗時心慮感滅剛悟得易之納約自贖之意而始末慶有針維法度代去臣建言一一與刑

臣廷敬曰以滿易之得用起改法紛紜之失取制明於前後起伏按其部伍辭盡森然

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且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開德音以忘其愛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議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為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何者政令簡易而入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

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大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棟兵併營之策。熙寧二年。詔并廢有定額。馬軍滿四百步軍滿五百爲一營。先時軍營兵既不成師。久而將卒很多。賜予糜給十倍。始議并省。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熙寧三年。國人築圍。詭圖夔州。李復。遂將擊之。大敗。而復。主又出

兵變殺其老幼。以自解。國人遂入夔圍。惟懼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隔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詰勸。以成其深入之計。國人攻夔。詭請糧至二十萬。平章韓絳自請行。邊許之。授以空名告身。得自降吏。尋命兼夔東宣撫使。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四年。絳使利誘出兵。蜀山。莫備。兀習兵。城之。又遣築。宋。樂。川。簡。通。關。二。營。又。築。圍。擊。故。城。及。分。關。惟三泉。吐。潭。那。關。光。使。秦。之。民。父。子。流。離。肝。膽。塗。地。戎。人。微。勅。受。屈。已。築。之。城。隨。卽。傾。覆。國人來攻。圍壘。誘在。說。總。密。然。失。情。

臣乾學曰四藩
心之萌開陳善
遺華意淋鴻極
似劉向封事

新築諸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
城盡陷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
後下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部詔美備凡城治
圍陳副使譚洲安置綱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
詔異貴校陝州
坐典師敗賊罷知鄆州三悔矣夫此三者
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
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
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
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
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
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

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无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
土崩之患也今无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
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
祇悔元吉復卦初
九爻辭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
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
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見而未悔者亦有三而
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
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煙灼耳目嫁
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

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卽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卽

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而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竊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爲此營營也。漢宣帝與趙

虎門茅坤曰卷
上劉史嘗議論
洋洋然易之內
君子外小人之
者建之之詞也
外者退之之詞
也恐未必如子
由所云內即收
之仕物朝外即
每改之在於則
也宋時上下正
有調窮之說故
子由亦不說不
附為此言耳

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
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
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
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臯
周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
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後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
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
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

臣其曰引易為
論聖時當陰內
外消長否泰之
理詞氣寬裕而
意自誠懇

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
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
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
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
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
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
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
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
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

君子陳子龍曰
君子欲持常勝
之計惟在大公
至正苟異同守
法度而不授小
人以口實然而
政柄非一人所
執故二以議論
而起小人乘之
禍亂從此生
每每而然也

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秦之
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
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
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
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
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
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
欲得財而寘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
馴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火同處必

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
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
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
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
追述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闕閭之君所能髣髴也
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
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欣悅當此
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違天意下
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

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仁慈，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覲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

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駟三百，殺莒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駟立嚴三人者，皆齊國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其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大雅抑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舉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魏入宣仁后命宰執詰於簾前曰。疑吾君臣兼用。孤正其言。極中理。當從。臣從而知之。謂侍之說遂已。

本此專言會計
語語欲其在養休
息用意深遠而文
勢舒徐

鹿門李冲曰此
下由經國之文
須細尋繹之

元祐會計錄序

元祐初。韓自中書。合人遷戶部侍郎。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蓋虛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兩吉為相。向歆嘗人雲中。代鄧吉使東曹。考案邊項。項。吳日條其兵食之有無。項錄也。與將吏之才否。邊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國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

臣士奇曰理財
國之大計要在
預酌盈虛不至
覆耗正使余孔
一洗無由進說

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
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
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泰酌同異，因時施宜。此蔚
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
餘業，親視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
得而言之。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
之人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餘，諸王不遇數人，仕
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
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粹然常若有

餘及其列國，欵附，探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
內庫。景福殿名，蓋別儲藏帛於此。元豐元年，乃更名景福庫。入蓄金幣，爲珍虜
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
既弭，天下安業，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大
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高封泰山，
祀汾陰，禮鸞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玉清昭應崇
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
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崇
剌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

臣杜鈞曰。家純
要統不為進。故
之言而忠計。嘉
性已。洋。溫。作。愛
諸。昔。人。謂。子。由
之。文。若。衣。麻。拂
柳。培。地。百。柳。蓋
其。筆。性。然。也。

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賦窮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聞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更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棟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念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

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凌趾西討。播厥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德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國匱不貲。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尚。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

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泰寧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置之極。法度不立。雖無饑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

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盡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椿之實。宋帝廟時上供之名。定爲年額。非昔三司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椿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君術二 進策君術五
道錄二道。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

以通宥之文。改原
至之思。自覺。然
入辭。漢書。天
漢書。漢書。天

鹿門茅坤曰分
兩角也故又曰
子由破盛唐主
上容臣下之積
以收其御臣下
之術然通篇論
古處透而歌全
嚴尚未切

孫照曰明於天
下之情而建其
御之術猶是
縱橫家言引古
實則曲盡小人
心事矣

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秦之以厚利。則其心被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

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

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而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李林甫側立宰相也史稱玄宗在位多載倦於萬幾而以大臣接對梅檢雖狗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戚社絕筭再而之言必行宴樂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領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自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

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玄宗時關方節度使牛勣批不可林甫以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並讓官爵玄宗欲行封九齡執奏如初玄宗怒變色責九齡林甫從而譏毀九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石顯漢元帝時中黃門能操人主微指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人之將欲爲此專權擅政又能設變詐以自解免

彙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彘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悅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驪姬謂申生謂公曰。君去老而後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

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取。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四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欣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愛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

意主推誠行下立
言皆爲無矣

無所不言
無所不盡
其能洞達
終身不見
其隙當此
之時天下
之人出身
以事君委
命於上而
無所愛懼
安神定氣
以觀天下
之政蕩然
肆志有所
欲爲而上

鹿門茅坤曰：嚴
家元豐間其患
在於急功利故
於御臣下不得
其道而子由習
聞父兄所當仁
廟時患其用仁
過而法不行故
以厲法禁之意
繼之而通篇又
以君臣相信處
為感慨議論

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
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處。皆有猜防之
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已以
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鯁鯁然而
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
事。每每授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弊。在於
防禁之太深。而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
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
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

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
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
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爲畏威。徒知天下之
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
欺其長上。得以苟全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
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
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數安可窮
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
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

臣建微曰深情
曲筆慶堂言之
如請鹿鳴魚燕
諸什

之泉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
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
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
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
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
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
欣然而入于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
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
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讐怨毗睚

之人而不恤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
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
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
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
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
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類情靡適之風至險而君
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
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臣事策一

道錄四事十

臣事策一

看

韓愈古未嘗偽始
能如此軟弱

唯嗣李夢陽曰
人主起重臣者
作權臣所以畏
重臣而不用此
作分制權臣如
彼重臣如此說
論精明筆方柔
緩人主見之其
又穿心動聽

蘭修王志堅曰
三代以故重臣
決不可為難聖
賢家世為之亦
不能善其終以
人情日薄而人
言其煩也然次
公此論則當存
之地也

一曰君子古訓
工心平也聖賢
者其言如雷霆
決于胸中出入
莫不中節而子
人言其如雷霆
決于胸中出入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
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
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
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
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
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
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
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

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權愛悅懼無所不順而
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
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
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
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
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
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默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
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
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悉其輕重而不

龍門草坤曰古
人嘗云文至韓
昌黎詩至杜子
美古今能事畢
矣子獨以為人
臣此言感悟君
上加子由重臣
一議則千古絕
調也

高齋方術真口
霍子孟稍元夫
伊周而後其武
節概乎

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
下有所震懼而已。不得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
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
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
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
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
使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
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
得失之際。乃敢上草謨。譯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

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
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
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潛其國。
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
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辯其
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
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
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
窮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

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
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
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
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息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
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
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
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
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
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

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
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
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侍臣鄧通
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
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濶之權臣由
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策四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
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變有淺丈夫見其生於

宋之兵制視唐爲
弱此能深中時弊
而文氣寬舒中却
有精警之色

虎門羊神曰本
前馬重武臣中
袖出將之專兵
未並宋時對病
之策而文曲而
卷又曰此論宋
鑿五代將權之
重而其獎勳於
勢而不報

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彊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

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其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

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滅滅足以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

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

臣廷敬曰易曰
師貞丈人吉謂
用兵之道利義
得正而任用者
成也辭重將
文氣亦復空形
映有雲興蛇繞
之勢

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被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
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
爲當今之世。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選天下之
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
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播撼。而徒
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
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
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舉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
數萬之兵哉。昔周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

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
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
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臣事策九

臣聞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
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
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
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
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

子由此文欲使仕
宦者忘其適遠而
又習知其主風氣
俗則易以政治亦
可云通識矣

鹿門茅坤曰古者之法不出百世之國今國家小吏往往萬里馳驅甚不足道可與曾子同遊江任序同看又曰近來臨官與誰誰俱以本土之人注選揚州縣郭德威以上亦皆如之則善矣

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任。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良。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

幾何其不叛而去也。公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適。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快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隔南吳越之人。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鹽麩之

臣乾學曰順遠
人情大意通前
反覆詳言入題
以後且欲止談
澄古始令無一
稿半

事。器。隴。蜀。漢。之。土。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
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
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
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
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
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
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善。其。俗。二。者
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坐。於。其
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

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
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
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
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
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
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
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
害。而詳其所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
二者各獲其所欲。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

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策十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爲之奔走於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米鹽。視糶籩。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入。取予之數。而使天

通達國官之法。故不失之固泥。

鹿門茅坤曰。行文如風行水上。

下不敢欺。武吏爲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鬪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骨。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敏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欲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得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

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蓄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

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妄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勳。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爲怪。此乃公使之爲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爲凡人之任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

或使其稅。而或使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吏之俸。祿辦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甚博。蓋上之於民。

之說曰又格念
高木一說譯得與
超教化之小孔子
曰觀於節節如玉

道之易易者正此
類也

鹿門字神口讀
此字文如者字
龍賦白細念入
細念入妙不忍
釋手

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
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
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為吏者可以
無俟為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為姦。從而
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
類也夫。

民政策一 進策民政十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澀於
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

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
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
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
其處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弟廉恥之際。力田者
民之最勞。而孝弟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
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
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
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
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

臣熙曰意也筆
圖始窮人皆如
畫中反草木風
雅明王者善於
道氏之意物致
聽佳

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弟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趨起之心。而閉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問。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

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曼曼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懷伊黍。其笠伊糾。其鉤斯趙。以薤荼蓼。當此時也。民旣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求飽而慰勞之者。以免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積之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桴牡。有球其

角以似以續古之人者月頌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猥戾無親之人有所悅慕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尊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業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遠苦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

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校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惡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方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誡誨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

大意欲復古學第
之科而文之虛實
相法政清由新術
殊勝境

願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悅慕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
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
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為伍。而何敢求望其
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
下矣。

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
修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
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

鹿門子坤曰行
天行徐而地

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
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
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
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
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
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
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
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
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

文選卷之四十一
漢書卷之四十一

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鬪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鬪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鬪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鬪之以興。而鬪之以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鬪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

臣建政曰。前作
歡。唐劉琨後方
結出後古李第
之科千地百前
意味無窮之極
軒折而暢

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思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

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收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

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醜。無德不報。大雅抑之篇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聞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

人言甚確可以厚
風俗敦教化

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
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
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
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
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
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
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關繫之。所以使人之。徼歟。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

荆川唐順之曰
此等文體在論
與奏議之間
鹿門茅坤曰本
欲論于本論末
以生死二端作
波瀾

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
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
其爲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詛語。而天下迷
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
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
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勸其力。欲
復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
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
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

各致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祖之思。而可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簋豆簠簠。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思。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意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

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善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恆。世之君子。

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

臣乾學曰。只就死生禍福立論。而兼言與教。伏聽者神辨。

貧富貴賤。皆出於具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爲嚴賞罰。勅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

欲訓練士兵與大
蘇之論庸合而思

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
以其道半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
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朧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
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
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
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
下之術歟。

民政策四

臣聞管子治國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

籍戰軸各極其妙

鹿門茅坤曰詳
兵民之分而能
省屯戍之卒

荆川唐順之曰
翻案用故事又
曰此篇首尾俱
是說成兵中間
說到土兵一段
甚是跌宕若使
他人為之則必
說了罷戍而後
言土兵之可用
便成格套矣

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部以為五屬。立
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
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
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
其勤。深耕疾耨。膏體塗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
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漢。踰方城。望汝山。北伐山戎。
剽零支。謂說文擊也。音弗。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野。
之溪。謂野也。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
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

公欲并海內商鞅爲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贖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

臣士奇曰兵民既分務在盡地利法冗食前後分疏二義勢勳明瞭

死亡戰鬪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困乏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爲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

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旣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人險。故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闔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及天下旣

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緣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者儻僮困躓。不能以

崇游氏重本實爲
止而書而說即起
理處烟波無際

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
嘗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
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爲慮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
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者則使之以約苟必
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爲貴習矣

民政策六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
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
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

荆川唐順之曰
此篇之好在
說國病與貧病
二者夾雜混融

鹿門茅坤曰全
說有了錢而後
欲收游民之慮
調恐亦難行獨
其叙事如畫而
文一一如畫

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日之家常有
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五日之役故其兵強
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
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開
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
民之所有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
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
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養
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

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又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閭閻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與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

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

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閒無職之徒。常過天下優遊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

臣杜洵曰。欲使遊閒無職之徒。盡歸南畝。而取攻其膏腴。縣之之法。是其立言大義。萬中稱陳當時之弊。亦略結出本旨。愈見精采。柄鑿。

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於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

此是國裕民之計
為政雖從而其利
甚大非留心經濟
者不能

其計與四歐
其計與四歐
其計與四歐
其計與四歐
其計與四歐
其計與四歐
其計與四歐
其計與四歐

開修武志堅曰
有正供以復土
田寬供生商至
察送判給不齊
漢唐而北繁成
宋以來江南脫
阜由蘇國至今
都或在東北幾
寫百年而三載
凡地一望戶由
自虞非為京東
水田之議至今
潮熟者生口吻
而卒不可行此
何以故也處於
文定筆座有一
議似可用然登
議無及者偶識

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謂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
且以紆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
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
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
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衆皆從租庸調之制
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蓋要
而貴民政策八於其於城隍而且以知其關之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
適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

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
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
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
乏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
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陵池泉水之利皆悉
漢以來所謂創置募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
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處遷幽之際
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
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薄原乃陟

次公萊菔出此
段與哉者商之
鹿門茅坤曰欲
覽天下沃施之
地於以擇使與
利甚為有見而
行文如鼓風細
浪柔婉可愛天
曰汝恭江漢之
間蓋亦以未百
戰之國世用排
端大器當世之
三而吏治其土
者或不勝其人
與又其任而重
其權是以田野
不闢而多曠土

遠利稼氏父子
往往注心於此

南國乃觀於京篤公劉既薄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
陽觀其流泉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澗爲亂取礪取銀
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
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
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
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
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
樂德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
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

冰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國人都於荆州其在戰
國最爲強大外抗羣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精於天
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肉瓌瑋之地而當今自邇之
北至於唐鄧汝颶陳蔡許隨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
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
邇遠猶在其民不知木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
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
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
典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

臣竊曰肝衝古
今地勢險僻固
遠謀論慎防非
迂剛而不切於
事情者又體前
後亦姑姑定春
無懈可窺

舉千里之地廢之爲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
私割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
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固洹之間故彼舊隄遂以
墮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
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
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
溢無以教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
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
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

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
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仰蓋嘗以
爲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
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
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
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
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
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
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

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慮。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商論 樂成遺言云。作叨商。圖論。時年十有六。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太甲。太戊。祖甲。盤庚。武丁。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宜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

鹿門夢坤曰。此大如天馬行空。而識見亦深到。又曰。子由謂商之治。商亂。故其享。商不及周之。八百子。竊地。商書曰。代虐以寬。則商之政。未必一於猛也。按禮記。雖有商人先刑。罪而後。舜錄之言。要多難於洪德之附會。而未必聖人之至言。且周自平王春秋再變。而爲

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採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彊也。若夫商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峻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

戰國周天子時
應空名於上者
五百餘年蓋其
列國各據土地
甲兵而不能相
一而其時不敵
居周者則文武
禮教之道澤在
高耳尚之六百
未嘗不以天子
賤諸侯也故商
之附庸不及周
而其賢避之然
以齊魯晉之其
廷若近而其賢
不可考矣

孟西亭

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取
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
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
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
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
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
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
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君。
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夫尊賢

以文質為自誠之
勢乃通節之言文
辭光未煥發

尚功。則近於彊。親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
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
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商彊而魯弱。魯
未亡而齊亡也。

周論

傳曰。國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
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
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
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

周禮王志豎曰
樂成遺言曰公
辨詩序未二十
初出魚燕克豆
等說皆祖編所未
以爲先儒所未
嘗作夏商周論
年十有六史人
所未到

鹿門李坤曰獨
見之論又曰志
質文三字以之
名三代之治則
可以之論三代之
相救而又謂
若循環然則不
可當其風氣之
日開而聖人以

禮為之經緯其
簡至周而文始
大備及周之末
而苟有王者起
亦不違循文武
成康之道爾又
安得推文而之
忠與質乎哉故
愚謂夏未嘗尚
志而未嘗尚質
周未嘗尚文此
皆後世仰觀先
王之典禮與其
風俗之可見者
而強名之爾凡
子曰周監於二
代節節乎文哉
頌美之也雖合

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糲。啜土釃。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圓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

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饔豆。列其鼎俎。備其醴醢。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釀酒黍稷。和以鬱金。藉用白茅。明酌也。既沃而莫之。見以致芳潔也。藉用白茅。明酌也。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漫。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滿繹祭於房。儀禮特牲饋食禮云。牲食少牢。饋食禮云。南面如饋之設。所謂終祭於西北隅。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祠。禮器曰。設祭於堂。爲助於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春秋傳曰。以爲人釋祭。祭之明日。釋而重祭。所謂釋祭於房也。以爲人

如世儒相教之說孔子於此必深言之矣何以獨道此一說大

蓋謂此一事也

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

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周文之弊。夫自嚙廩。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嚙廩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嚙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嚙廩夏商之質。夫嚙廩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洞微當時天下形勢故立論行文盡被乃爾

六國論

荆川唐順之曰此文甚得天下之勢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嘗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待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

聞脩王志堅曰當時蘇秦非不爲此論所以卒不成者六國無明君朝聚暮散爲秦人所欺而不悟也

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攻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韓魏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魏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

天下
秦人
得通
其兵
於東
諸侯
而使
天下
徧受
其禍
夫
韓
魏
不能
獨當
秦而
天下
之諸
侯藉
之以
蔽其
西故
莫
如厚
韓魏
以損
秦秦
人不敢
遊韓
魏以
窺齊
楚燕
趙之
國而
齊楚
燕趙
之國
因得
以自
完於
其間
矣以
四無
事之
國佐
當寇
之韓
魏使
韓魏
無東
顧之
憂而
爲天
下出
身以
當秦
兵以
二國
委秦
而四
國休
息於
內以
陰助
其急
若此
可以
應夫
無窮
彼秦
者將
何爲
哉不
知出
此而
乃貪
疆場
尺寸
之利
背盟
敗約
以自
相屠
滅秦
兵未
出而
天下
諸侯
已自
困矣
至使
秦人

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魏以損秦。秦人不敢遊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

揆皮亂秦國勢終
始豈誠高車均出
是表

鹿門茅坤曰此
篇過秦失所以
取天下

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一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迷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歷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羣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敵譎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

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蓄威養兵拊循士卒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

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波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圖人之與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公

前論雖說此論平
正前論猶進此後
與此則庶幾王道
矣

鹿門茅坤曰此
篇正言秦之所
以取天下當以
此不以後兩篇
合一篇

劉大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
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愚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
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爲
國。亦已惑矣。

秦論二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遠巡廟堂之
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
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旣已
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

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
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况
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
強兵富國爲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
爲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
人在水一方。蒹葭風兼葭篇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
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
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
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扭於爲

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狂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執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圓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于其君。皆不能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婦人也。齊襄王立大射。射女爲王后。辰日。君王辰。

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况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爲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拔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威見在中故語不
實多而能危其要

虎門茅坤曰五
伯優劣亦見於
此矣兵戎亦云
無為或有故易
曰聖人不得已
而毒天下也

五伯論

五伯威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麇。次於圍而不進。以待麇人之變。麇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麇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麇。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麇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麇於城濮。麇人請戰。文公恩麇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

咎犯曰。我退而麇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麇不止。遂以破麇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麇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鄆郟之君。爭讎以怒麇。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

師於穀。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
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
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
宋。閔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
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
之。齊靈公名獮。試於黃日。加兵於魯。諸侯同心。聞之。
兵至國。都隨靈王名剛。良與滅國。際兵數舉。國內
叛之。死而尚何以爲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
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成文齒。而况其下
者哉。

惟勳入細說聖者
不得其高商

晉論

龍門茅坤曰晉
之士盡在不習
事故無以經魯
當世子由議之
若未嘗而行文
自佳又曰晉之
亡患在大封同
姓而假之以兵

晉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
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
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
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
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
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
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
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

不戰則逆而生
而中朝無以爲
房車駟之勢
內以清查相高
外以成秋街航
而天下之權無
不推而偏委以
左以至於務祥
德夫

關修王志堅曰
自龐大高之變
不獨晉人清談
爲然且後世皆
學氣節文章皆
是也

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留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用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

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歎。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

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聖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

取天下甚難時
取天下甚易其勢
不同此却舉其勢
失之故以為先後

如出一轍論國誠也

鹿門茅坤曰論
秦隋處亦似而
其言以術衛天
下為名則早矣
齊聞跪宋門戶

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奪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奪天下。以術奪天下而天

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翼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殆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墮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國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其輕。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

臣英曰引秦情
合論大意與題
秦論相類文氣
漸衍變平有長
紅千里之勢亦
復先於肆決不
可通說

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圃之與太王。避狄於岐。國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國惟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剗太子之傳。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

論意暗指新法而
惜者以餘憾之文
氣寬舒令人三復
不厭

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業終。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壺晉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回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者。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滯滯迂遠。而無失。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逼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

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樂而無間。相與呼命。嗟歎。雖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潤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形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其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

臣是欲曰帝王
命令開誠布公
所謂語下當令
中外易是也
判斷純王經霸
之分論說則切

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
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
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湯遷於仲丁。遷於河
盤庚復居。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
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
將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於
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論之以其所以當
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
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

亦無以告論於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
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而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
以爲異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
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向。及其
不可聽。則又反覆而論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
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
也哉。

漢昭帝論

圓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

造裏之言亦切漢

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書將軍出都肄，郎臣康曰：軀試也。錄習也。師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校尉二事屬耳。」屬近也。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上官榮與其子安等謀伏兵殺光。安等宗族。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

虛門茅坤曰：觀
樂成此等文字
其識凡甚通理
當勝於曾輩又
曰：昭帝之享國
日淺，不知其過
由近女室否？
如伊尹相湯以
及其子而天下
三四年元宜貴
女室與伊尹之
臣與特曰：為大
國之責不可不
知此識

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或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固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與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

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
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
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
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
夏侯勝在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王出夏侯勝諫
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
安世召問勝勝上誦故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時則有下人伐上光安世大驚以此重經術士
咸刺贊之事而賢雋不疑始元間有男子詣問自稱
吏收械曰昔刺賊道命出奔爾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衛太子得罪先宥此罪人也遂送獄獄置光問而嘉
之曰公卿大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
臣雷用經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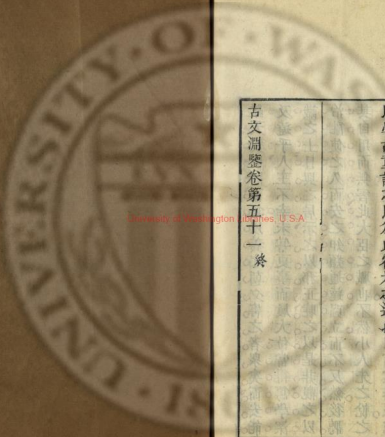
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
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
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
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
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
以聲色犬馬縶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
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
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
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FRANCIS B. STANTON
THOMAS C. CHANG
此學法大圖書館

臣士奇曰知道
而後知愛身知
愛身而後知愛
人各論不列

則身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
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
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
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古文淵鑿卷第五十一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五十二目錄

宋

會萃

勸學詔

勸農詔

正長各舉屬官詔

賜高麗詔

賈昌衡知鄧州制

王制

又

相制

又

尚書左右丞制

吏部尚書制

戶部尚書制

秘書監制

將軍制

熙寧轉對疏

自福州名列太常寺上殿劄子

移滄州過關上殿劄子

救災議

寄歐陽舍人書

福州上執政書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梁書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送丁瑛序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五十二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鼐等奉

旨編注

宋

曾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歷

官至中書舍人鞏生於未俗之中絕學之

後其於剖析微言副明疑義卓然自得發六

藝之蘊正百家之務為文章上下馳騁一復

心也夫於雅興歐陽修齊如曾鞏而後

名為學者所定

定國卷五十二 勸學詔

朕惟先王典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
心也。夫心無蔽。故施之於己。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
人。則官修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
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
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祿。凡欲以誘誨學者。庶
幾于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
志。至於師生相目。挾賂爲姦。器訟擗然。駭于衆聽。而
况欲倡率訓導。洽于禮義。磨礱陶冶。積於人心。使方
聞修潔之士。克於朝廷。孝悌忠篤之風。行於鄉邑。其

可得乎朕甚憫焉。故更制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厲之
方。定著於合。以爲學制。予樂育天下之材。而庶幾先
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肅政教。
出入無悖。明于經術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聞于朕。
將考擇而用之。以勸于爾衆士。有偷懦怠惰。不循于
教學。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屬也。其申之以誘導。使其
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固吾之所受也。予既明立
學之教。具爲科條。其於學者。有獎進退黜之格。以昭
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學。而詳於考察。有得人

之稱。則待以信賞。若調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將論其罰焉。明以告爾。朕言不欺。尚其懋哉。無詘爾悔。

勸農詔

其誣馳處與漢詔
相上下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不幸水旱螟螣之苗。往往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政者知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時因循。以授之。差池腴瘠。以處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助之。詩曰。饒彼南畝。田畯至喜。言上所以勞之也。又曰。

臣廷敬曰古雅
之色和厚之青
蓋原本函許而
韻頌漢詔者也

駭發爾私。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獎勵成就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設勸農之使。爲之弛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愆期。則憂見於色。或一穀不成。則爲加側怛。有復墜之科。有賑恤之令。夙夜孜孜。焦心勞思者。凡以爲農也。今耕者衆矣。而尚有未勉。墾田廣矣。而尚有未闢。豈拊循勸率有所未備歟。抑吏意而忽。不能宣究歟。有司其於農桑之務。益思所以除害興利。詔令已具者。無或壅閼。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緣南畝之民。舉忻然樂。

此語參酌古今之
宜然必長貳官身
自無正而後簡舉
不得表率之也亦
良重矣

職安業洽於富足稱朕意焉

正長各舉屬官詔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
當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
釐百工舜欲熙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
以命禹又因禹以命稷契皋陶因羣臣之僉日以命
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夔龍其審官用賢不自任其
聰明而稽之于衆如此然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義和
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于屬官則未有二帝

臣範學曰括出
同命庶簡乃覺
一造作概狀覺
後世自辟其
最為近古焉
勝所謂有失其
入非但繁瑣
之明切且失
定之功也文
變古與之為
關明別是一格

嘗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
正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
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
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
贄請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
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董正治官始
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皆君子而是
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厲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吏朕
既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郎已下用吏甚衆其

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員有未備者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識其名以待用朕稽于古以正百官稽于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天下之治其尚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爲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吝罰亦無捨非獨搜揚幽滯庶幾爲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

法行之于今以前後世追于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圖專美于古不其美歟咨爾庶位其論朕意一作

賜高麗詔

蓋聞在昔夏后分天下爲五服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而聲教之盛東漸于海朕甚慕之顧德不明何以逮此而爾東國之君欵誠內附數遣使者乘不測之川獻其方貢惟爾之義朕實竈加宜有異恩以稱勤恪而爾比緣養病以醫爲請熙寧七年高麗主王復遣表求醫藥書盟之工詔爾臣能拜命更乞醫藥二年遣王舜封挾醫往

溫潤特至

診春然東顧。朕豫憂之。是用擇遣方技之官。具舟以
往。爾惠彼一方。神明相禱。藥劑所補。以時康寧。達于
予聞。欣慶方屬。而遠馳僚從。來致謝章。覽以慰懷。獎
勸良厚。爾乃自祖以來。保乂彼土。其尚頤精神。強飲
食。格于眉壽。以均福于有衆。使爾有世濟其美之功。
而朕深聲教及遠之休。其始自今。未乎于好。

賈昌衡知鄧州制

字子平。第進士。歷諸路轉運使。神宗名爲戶部副使。

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

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

以召父柱母爲之。勤用寬良厚。

習。殆尚有存者。故有邪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
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稷卨之
間。雖俗雜。治然教民。敦本典於好善。召信臣杜詩
之遺跡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尚思繼于前人。
其往懋哉。無替朕命。

王制

昔圓建親戚。蓋五十三國。以蕃輔京師。漢封骨肉。或
連數十城。以丞衛天子。所以強形勢。固根本。計慮深
矣。朕甚慕焉。矧先帝之子。朕之仲弟。宜膺顯冊。英宗

則策典之文。此爲正

長神宗次吳榮王劉次潤王頹次瑤獻王顓仲進啓
弟首是吳榮王顓神宗劉進封昌王從封雍大邦
茲惟典常夫豈敢廢某淵靜冲約孝友忠篤不
挾其貴以從匪彝不恃朕恩以作匪德奉法遵職夙
夜小心王于雍邦滋久彌邵惟營丘之野陽澗之中
太師呂尚之所建國兼岱及海天下重地是用立爾
保茲東土二公之儀上將之節爰田真食備物寵章
大告于廷咸以屬爾於戲書稱帝堯之德日以親九
族詩美文王之理曰刑于兄弟蓋教自行愛繇親
始先王之道不易之理也今予命爾不違茲誼尚悉

爾心其勵相朕使黎民百姓於變時雍繇家及國罔
不作孚以屏予一人填拊方夏實談在王時其勉之

又

天子支子若其母弟姬姓於胤未有不侯劉氏於漢
未有不王蓋親之欲寵其位愛之欲厚其財先王之
法人事之理也某先帝少子朕之季弟制云先帝少
初封天亭鄭公進漢安聰明齊敏孝弟忠實富而能
嗣王嘉玉從王德園約不從以敗禮貴而能戒不制以好選畜學樂善厥
德日新王體積年遵職無懈惟斗牛之野太伯所開

典雅可以考執而

三。江。五。湖。其。陽。大。海。鹽。魚。金。穀。天。地。之。藏。茲。用。命。爾。
式。是。南。郊。儀。視。三。公。任。兼。上。將。眞。封。衍。食。備。致。寵。章。
於。歲。昔。魯。公。於。圖。大。啓。爾。宇。以。輔。王。室。康。叔。於。衛。實。
爲。孟。侯。以。保。又。民。今。朕。順。稽。于。古。以。屬。爾。其。爾。尚。念。
茲。以。祗。厥。服。常。棣。之。澤。配。前。聞。人。雜。城。之。休。承。我。高。
后。在。爾。勉。矣。往。其。欽。哉。

相制

天。有。保。命。集。于。朕。躬。惟。用。又。民。罔。以。自。逸。敷。求。良。師。
作。爲。憑。依。若。圖。就。規。若。正。識。墨。今。朕。得。士。諗。于。在。廷。

楚錄中多名言之語

某。廣。博。靜。澗。密。於。世。用。推。其。計。畫。見。於。可。行。考。其。事。
功。効。於。已。試。爾。爲。爾。守。宜。立。輔。朕。茲。用。詔。爾。位。于。東。
臺。嗚。呼。自。闕。衰。以。來。千。有。餘。歲。先。王。之。道。蔽。而。不。明。
振。壞。扶。微。朕。寤。有。志。尚。懋。朕。佐。圖。惟。設。施。泰。諸。經。訓。
而。不。違。賢。諸。時。宜。而。不。謬。無。崇。小。慧。以。易。大。猷。無。伐。
已。能。以。距。衆。善。惟。賞。刑。在。上。不。可。以。僭。惟。聰。明。在。下。
不。可。以。拂。俾。厥。后。克。濟。其。任。則。爾。身。未。孚。于。休。其。往。
起。哉。以。承。我。祖。宗。之。丕。烈。

又

視唐時諸制始
有過之無不及也

有爲之君。舉賢以自助。有志之士。遇主而後伸。朕觀前代君臣之際。聖賢相與之盛。慨然忝慕。願比迹焉。今得其人。詔于爾衆。某行無繇。學有本原。材諳智謀。淑問惟舊。納忠左右。匪懈夙宵。蔽自朕心。命爾予翼。列予右相。進戒西臺。嗚呼。自道術不明。而世蔽滋久。法度多缺。而紀綱浸微。圓治者以古爲迂。錯事者以苟爲得。兵安於坐食。而不合於農。士習於空言。而不知爲吏。禮義廉恥。聞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任之以學教。而敗官以墨者。方興起之。以杜功。而使

文自營者。滋出。伊欲黜濶。墮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尚懋相予。予忱不直。使千載之鑿。振於一朝。上下之間。配于前烈。以揚我先后之光訓。亦繼爾舊服之顯庸。

尚書左右丞制

本天下之政者。尚書也。本尚書之紀綱者。左右丞也。蓋衆職之治亂。萬事之廢舉。糾而正之。實其任焉。今朕董正治官。使尚書續其舊服。以僕射爲任政之臣。而六卿各遵其職。至於綱轄之地。所以警官邪。繩謬

謂經溫美之言

尚書左右丞制

非不簡嚴每日然
別刊可補

辰。御史有不舉者，得并而治之。則其繫於體尤重。是以進其位，敎使得貳吾任政之臣。非望臨一時。朕豈虛授。某明允忠篤，通于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爲選首。其尚體予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俾百工庶尹，知爾之无私于法，罔敢不正。稱朕所以作則垂憲，始今行後之意。爾可勉矣。朕有望焉。

吏部尚書制

尚書政本，而吏部天官。所以考擇人材，以成天下之務。近世既失其職，但受成事而已。今朕旣正官名，且

將歸其屬任，立法之始，推行在人。其於程能，議功定勳，頒爵當，率厥屬，謹循科條，非得用材，曷稱茲位。某思厚仁篤，秉義守正，列于侍從，休有令名。是用選而授之。其務將明使朕，所以作則垂憲，不獨於今可行。方當施之後世。蓋汝有稱職之美，則朕有知人之明。尚其懋哉，無替厥服。

戶部尚書制

戶部之於中臺，爲周官司徒之職。掌財賦之調度，金穀之出入，以待邦國之用。歷唐五代，征斂煩興，而使

詳於職掌，可備典

名雜出。地官之職。蓋存虛號而已。今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尚書政本。典領經費之司。所屬尤重。博求天下之士。以宜其官。某誠篤強敏。智慮精密。董煩治劇。材力有餘。民曹上卿。無以易汝。理財之術。待汝有爲。今歲入甚廣。而歲費所餘者無幾。使官用有節。而餘蓄可致。公藏贖是。而民賦可輕。在爾能知其方。庶幾承朕之志。尚懋爾守。以承厥敘。

祕書監制

帝王之治。必有圖籍之藏。又擇當世聰明拔出之士。

此選既清節朝亦
非雅則

聚於其間。使得漸磨文學之益。獎成其材。以待國家之用。故書省之設。吾不計近功。而要於廣畜德。所以厚其禮秩。而限於用人。庶以明朕好古樂善之勅。而屬學士大夫之行也。某多識博聞。操守純篤。諸儒所尚。合問惟舊。延處茲位。蔽自朕知。夫尊其所聞。而行之不倦。使輔於世教。而其効可言。非獨優游册府而已。在爾自強。以承朕志。

朕有連營列校之衆。以宿衛京師。鎮撫諸夏。能使士

公嘗對馬忌信兩
言甚妥為將之道

東發黃裳曰
寧轉對瓊物謀
李而得之於心

邊巖王慎中曰
董仲舒劉向揚
雄之文不過如
是若論結撰法
則漢猶有所未
備而其益厚實
醇言遠不逮董
劉矣惟揚雄才
敏而又不能體
變於當時之體
比當為不及耳

鹿門茅坤曰勸
學二字公之評
見正所處亦大
而惜也才不足
以副之故不得
見用於時雖而
存之以見公之
稟

臣建啟曰深賈
博火庶絕條賞
至其用竟尤委
折多矣

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
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
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
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
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
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
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
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
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

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知有能
任天下之材卽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
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
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震動陷裂
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訃言相驚之患
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
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
外之任則不足于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
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爲憂海

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關隴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

臣能學曰其安
折善入處如泰
齊之剛木其不
遠不爾處如伏
月之出嶺南皆
常辯奇履險此
文氣尤極相似

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誦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

臣英曰徹內外
文養以立說走
論學術正廢
大約習文多平
易實實而表理
自秘

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克之至於不可知
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渝矩豈他
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
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
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
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
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
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
際也自圓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

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
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
爲迂遠而難遵人主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
養之具至於不能自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
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
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
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
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
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

理。波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闕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闕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緇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

臣士奇曰。治道必本於心。心得論政。未能及此。

言。乃闕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昧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迷惘懷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迷唐

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今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克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虛知而積之以

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磨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

詳言以湯與伊尹之
言與李讓論大附
無小成也

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器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
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
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
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
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
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睿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改明州不果上

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
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

本於學爲獻。逸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
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
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
起於三代之後然願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
爲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
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
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
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大公見於詩
禮孟子在廟高宗得傳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

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又曰惟學邈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教學半念
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傳說相之
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
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後
則自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
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稱當
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子曰

臣註論曰原語
經傳發為文章
沿沿切實和平
絕無風流馳騁
之習固是南豐
本色

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
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
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奇
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
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
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
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
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

精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爲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

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稽者益

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餘是敘五福之慶。以大養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粟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

之分也。伏惟聖神省察。

移涪州過閣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易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旣立不明。罔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始于荒服。暨于幽厲。陵夷

植鋪張揚厲之文
而歸于武權後慎
可云有典有則

本館定例
平定書局
本館定例
平定書局

水心紫雲曰本朝享國百年承平無事蓋自仁宗末英宗時人教有此論其意本欲風切人主因歸美以求傲懼耳非以為國家必當有事而何為若是之無事也且太祖太宗為開基受命之君而三世繼承皆無失德安得不百年無事然安危之數不可預定存亡之機必為屬安

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觀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傅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典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閩越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早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

石不知而必以紛更亂其俗。以大有為望其君。以祖宗百年無事為大幸。不足恃而不知其一且有事而不可救者。皆安石為之也。家狀周公之詩曰。造天之未陰。而微彼桑。玉繩燭戶。夫台人。豈不房安而危。危者不喜危。而惡安。商

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于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遠求厥寧。既定國疆。取大興平。劉綱文。錢似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著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授服異域。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聞入關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

東坡黃裳曰穆
滄州通嗣上岐
樹子謂曰生民
以來未有如大
宋之隆且引詩
而言之曰歌其
善者所以保其
向泰興起之靈
防其危廢雖久
之情思於此知
公安君之意深
矣然與警切規
諫者配又其一
體

遺官王樞中曰
體意雖出於封
禪美新諸家序
韓柳遊唐撰序
李門戶中未款
原本經訓別出
概制不為狀祝
戒之義即然與
先朝周禮正成
矣其作者之法

東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
于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
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
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宴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
明于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
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于眾
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
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
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宴然殆古所未有

遺官王樞中曰
體意雖出於封
禪美新諸家序
韓柳遊唐撰序
李門戶中未款
原本經訓別出
概制不為狀祝
戒之義即然與
先朝周禮正成
矣其作者之法

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
以誠民心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
下問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歔其得人之深未有
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困仁宗英宗皇帝聰
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
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愼無所言議施為而天
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
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
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

鹿門茅坤曰曾
公此劉敬附古
者雅頌之音陳
上功德宜之金
石而其結東歸
於物或

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困英
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
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國。泰運以來。世主率皆不
能獨見于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
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國運三代。荒絕之跡。
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在己。可謂有出于數千
載之大志。變易田疇。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
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
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

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
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
政暴也。困與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
至于緩故縱之誅。重誤人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
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
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
猶憂憐憫。但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與之禁。蓋未嘗與
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
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困與

以來。戚里宦官。日將日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輟師旅于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操柄謹于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論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漢。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

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名。而簞齋橐負。以致其費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譖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于六府順敘。百嘉豐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于其心。無拔枹擊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

臣曰得夫功
幾不忘進規其
古原本難頌文
辭典博雅非
能深經術者不

如大宋之隆。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季文王
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
美有假樂鳧鷖。戒有云劉洞酌。假樂嘉成王也。鳧鷖
特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公劉召康公成王
也。成王將濞政戒以民。李美公劉之厚於民也。洞酌
召康公成王吉皇。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
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免置之武
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稼穡。無不稱紀。所以
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
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

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誥。俾勿壞。蓋歌其善
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
之于聽。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
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
宗興造功業。猶太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循武
王成王而羣臣之于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
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
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
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

輒冒言其大體。至于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圓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洵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憲典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

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養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闕遠崇修。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未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救災議 神宗本紀熙寧元年壬午以恩冀州河決鵬水死矣稱錢及下戶粟甲中
京師地震 乙酉又震辛卯以同朝地大震
賜死者 賜錢京師地再震壬午遣御史
中丞 賜死京師地再震壬午遣御史
深州 益水八月王寅詔京東西路存恤河
民 比流

文淵閣藏書
卷之三
宋 救災議
言

計較利害得失
經畫設因變通不
滯可補周禮所未
及

河北地震水災，靡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將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施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

永心葉迪曰骨
擊校誤珠米百
萬斛錢五十萬
賈耳何至感近
議論又將查出
豈其時議者真
庸奴耶華文甚
工然以議及鑑
湖序乃文人之
累也

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它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闕，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贖

瓊山江寧曰曾
舉此後所謂賜
之貸之粟比
之有司日逐給
粟之說甚為利
尚解去甚遠野
謂深思遠慮以
為百姓計者
直誠有之但幾
民一戶貸之未
十石一旦責其
如無償之舉矣
不若因時量力
稍有力者償其
半或力者并免
之或立為次竟
之限可也

卧于陳子親曰
嘗時趙公於趙
州當公於青州
荒政家為精咨
然官不大費而
民受實惠者無
如此政為長策
蓋宋時各路有
轉運使常平倉
故其事尤易行
也

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常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

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

其也言又於
有也
其也言又於
有也

臣建敬曰按切
當時情勢故疑
疑而言文特治

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聚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羅，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風竄，縮手鋤耜於草莽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羸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

臣乾學曰勞折
機宜故度理勢
言言有得實用
而醇粹古雅亦
西京范滂之文

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祇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資產之費，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先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闕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它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

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它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

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被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款馭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土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帛

徐勣就陽而邳。荒夷殊阪。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
驚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
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
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
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
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貴而國獨貧。
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
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

古者二十七年。畊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
後謂王政之成。爾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
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
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
緩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
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
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况外物
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
已。它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

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糶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葬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葬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葬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葬香藥之類。爲錢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擊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進斯議焉。

寄歐陽舍人書

歐陽名致堯。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

鞏頓首。裁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遺家賜書。及所誤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

粹賞莊嚴而氣自舒。更不疑續此等文。當細觀其轉折。既錄之法。

此書之文。其辭之雅。其氣之壯。其法之精。其意之深。其理之明。其情之切。其理之公。其理之平。其理之直。其理之正。其理之公。其理之平。其理之直。其理之正。

鹿門茅坤曰此書好徐百折而感慨寫唱之氣博大幽深之韻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評謝康公為其蓋銘書特勝

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視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

臣英曰以富道德而能文章者。美歐陽公足見作銘之不易。以此一美。則旋新折。便避洋。極唱。歌。得。泳。之。致。想。見。行。文。樂。事。

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好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狗。不惑不狗。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公。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

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周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第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以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輩也哉其追瞻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惟一賜於輩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湔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屢否塞以死輩祖知湯地時上武時車誤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父徒知鄒州空知揚州誤斥人洽支俸多一月貶監官窮酒稅毋封神恩累遷戶

鄒郎中夫中祥符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閭豪傑不五年五月卒于官而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直翠載拜

福州上執政書

羣頓首哉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

出入風雅之中自有溫燕敦厚之氣

細其本乎性情者
深也

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實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名。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箱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

前川魯頌之曰
南豐之文然出
於道古故雖作
書亦無蓋其體
裁如此也

鹿門茅坤曰子
固以官遊闕歌
不得春母本風
雅以爲陳情之
樂而其反覆詠
歎萬然感世之
音此于觀之文
所以上觀劉向
而菲近代所及
也

勤。其以爲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春石咀。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乘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勵之士也。貴又稱勵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

臣士守曰味循
之文也本經術
卒然可賞

齊以千國之
濟也

下物

國以實

齊門

齊門

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謂。將母來諭。釋者以謂諭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謂。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體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雖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

臣杜鈞曰。辨引
高什。蟻鳴曲折
而後暢其肝欲
言一往。排側之
音自覺。然可
謂

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鴉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羣獨何人。幸遇茲日。羣少之時。尚不敢餘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况其少有知耶。轉走五

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那城之任。而
冀陪朝廷之儀。此輩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
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
以鞫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鞫
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
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
行。鞫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願以道里
之阻。旣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
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

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
可以苟止者也。方去茂之春。有此那之命。鞫敢以情
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鞫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
及去秋到職。圖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曠
聚於山谷。樂點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
州縣。圖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
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鞫於此時。又不敢以
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旣奪。而吏
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旣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

以少縱玩之。一則論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
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
獲。其魁首。則或磨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
近皆定。亭無柝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
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
待朋儔。市粟麩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
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
如此。羣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旣無一事。繁
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

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
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卽乎人
心之安。或邇之闕下。或處以開曹。或引之近畿。屬以
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
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未久。
後世之士。且將擯此。其無北山之怨。鴉羽之譏。涉帖
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畱意而圖
之。不宜。鞏頓首。

新序目錄序

慎取二字其體書
要訣此論文所獨
開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一篇○圍○唐○之世尚爲全
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
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
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
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
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
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
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
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

東發黃白新
序司錄序謂劉
向新序三十篇
皆應稱存本所
見者十篇故爲
近古而不能無
矣

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
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蠱起於
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
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
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緝而不講
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
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
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
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性奇可喜之論各師異

蓬若王能中曰
南豐文字於原
本經訓處多用
董仲舒劉向也

鹿門茅坤曰此
編正大文有與
則

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僅義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或可耳。如何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文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

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

禮記之內。王化之
原。揚述其詞。足以
發明風教矣。

曹大家注。以頌
義考之。蓋大家所
注。離其七篇爲十
四。與頌義凡十五
篇。而益以陳嬰母
及東漢以來。凡十
六事。非向書本然
也。蓋向書之亡久
矣。嘉祐中。集賢
校理蘇頌

果發賈實曰列女傳目錄序劉向以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多自放作列女傳篇曹大家為注傳其七篇為十四與項義為十五嘉祐中蘇頌撰此傳稱不齊翰舟大車之類與今詩序不合蓋不思今序衛家所作出向之後也

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何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

遵若王慎中曰：宋人序古人集，往往有所著書，然多以考訂次第為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主史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叙覽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違當然

惡，所以致與仁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夫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嫻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理璫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

虎門茅坤曰子
面諸序至各目
為一跋大談論
非諸家所及而
此篇尤深入近
聖來之古矣

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闕雎之
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
商辛之昏俗。汙漢之小國。鬼豈之野人。莫不好善而
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
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
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
顧利目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
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何

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
傳稱詩采芣。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
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
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
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
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
多如此。覓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
論以發其端云。

南齊書目錄序

臆陳待失當與劉
知秋史通並傳

南齊書八紀十六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
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
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說謬而敘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與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
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
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
之不善故雖有殊功勳德非常之迹將闕而不章鬱
而不發而禱祝覓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
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

伯厚王應麟曰
子固謂子顯南
齊書其文益下
愚謂子顯必齊
宗室仕齊深而
作齊史虛美惡
惡其能丘羊乎

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
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
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爲治天下之本號
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
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
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木末
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
如卽乎其人是不可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

東坡黃震曰
志沈約又為
齊記保蓋于顯
別為此書凡五
十九萬兩堂羅
其改新雕刻而
文益下

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
精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
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
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
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說百家之說。區
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典廢之端。又創己意以
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
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
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

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
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
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
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
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
致。遷固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
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_國劉_國陳_後
魏_後固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
騁。其更改被折刻彫篆。續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

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述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

說理極爲精湛其言大而有序

東坡黃震曰梁六代五十傳史官地卷之子姪逐鹿所成前聖之爲此序辨豐惠若爲基而佛不能親聖人之

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緝。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愚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

不特遠人
遠若王慎中曰
原近文字健
傑特立古無倫
矣然說佛之失
處不能如是深
稱吾道大旨亦
不能如是精也

納川唐順之曰
通爲俱說聖人
之內而所以攻
佛者不過數句

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耶。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克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合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

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

聖賢集卷之三 宋 魏晉集 聖賢集

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際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

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禮閣新儀目錄序

新唐書藝文志韋公肅撰

禮樂志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
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

論聖人因時到禮
意原本經術此見
南豐爲學本領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

東發黃義曰：航
儀三十篇，非公
蕭說。開元至元
和變禮，兩堂謂
人之所亦疾者
不必改也。人之
所疾病者不可
因也。何必一一
以追先王之迹
能合乎先王之
意而已。余謂此
名言也。

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闈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故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克，其立意微，共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

開時王志堅曰
周學紀開云禮
闈新儀則指新
法荻州長樂則
指水利兵開詩
則指推應古論
文詩則指呂古
前按商堂當作
棟友以禮前公
公答以同前制
公答以禮書爲
南豐辨海南豐
亦萬制公於祭
學士其相知如
此後前公得志
而不爲苟同又
如此子固真第
子人也

其久而不能無敝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

千人志

唯此千面真等

皆下其四四入

此為萬六行

前川唐順之曰

此文一意翻作

而段說

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愚夫為罪者之

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

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未

邦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

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

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

溝為不可易也。墨子云西蒙俞樾之山豈好為相反

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

設而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有虞氏以

九形見禮記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

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

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

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

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

尊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

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

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

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

上引曰禮曰人
情能為之前而
不能變其實禮
論出入經史其
言典辭彙編則
博觀雅尚豐之
新禮長也

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澗而不常行。又不適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

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范貫之奏議集序師道。國州長。國入。與南。奉。後在言責。有闕。如論諸國女。御太多。此其尤切直者。然仁宗每優容之。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有一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

歸重仁宗得體得
法嚴辭次厚典
之文

東坡黃震曰實
之名師道事仁
宗為言官其于
世宗集其奏議
十卷而豐登明
其遺通之誠云
所以明先帝之
盛德了無窮也
蓋則清獻道之
為也

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
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
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
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
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
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
也其所引披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
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

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
恣雕有為之者亦輒收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
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遊職海內又安夫
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
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
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
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
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

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次次州里。歷官行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先大夫集後序 祖名致慶。官尚書戶部郎中。

公所為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寫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

層折以舒其情。使人悲孝之思。油然而生。

東發黃裳曰。先大夫南豐之祖也。事太宗莫宗。

連巖王慎中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說。而氣不迫。雖者亦不多有。

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與壞之理。其為文闊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任。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只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

看下文

鹿門茅坤曰士
固開揚先世所
不得志變有大
體而文章情性
處極雄雅韓歐
與蘇亦評當時
著者

大者以自唐之衰
民窮久矣海內既集
天子方脩法
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
治財利之臣又益急
公獨以
謂宜遵簡易罷筦權
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
祥符初

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
真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
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激切論大臣當時
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
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
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理罷終公之言其
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
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
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

爲情方岳實曰
與並貴之奏激
序命爲相顯而
中問評及詳奏
極有體裁

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
家之說亦激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諱
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納姦臣脩人事反覆至數百
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
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
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
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
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
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圖陵歐

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今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翬也。

送丁瑛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邈

南豐之文序一發
職必稱職於大中
至正之道如此言
又才廣表由於學

校勸懲之法可云
探見善惡也

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秦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善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

鹿門茅沖曰
中野見遠而其
行文道調嚴似
不覺標趨軒蓋
之病故不與奕
然子固本色自
在

猶恐余之愚且賤。問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問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材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

臣乾學曰。惟古
今人才所以不
相及。厥後覺周
官王制。教養選
衆之法。有本末
有次第。軒蓋賜
英。爲吏者皆當
以一道自鑑矣。

多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蓋此之

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瑛佐南威南
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今日曰。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
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
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
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於淮陰。上
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
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余文者多矣。
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余文。而余樂道
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天下

之凡爲吏者也。

Exonum Museum
Peking (China)
大甲法文圖書社

古文淵鑿卷第五十二終

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古文淵鑿卷第五十三目錄

宋

文宗編

會鞏縣志具書古女士溫肅公本

筠州學記

宜黃縣學記

越州趙公救苗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徐孺子祠堂記

書魏鄭公傳

六盛出於窮夫之儉上學於
名公高堂而遺世用身致禮花

邪正辨公楷

說用子國堂品

讀賈誼傳公國堂品

上田正言書補遺

上歐蔡書

會華風樂賦

論選忠貞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宋 漢文帝論

古文重修御史臺記 三日淵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五十三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致習庶吉士 曹徐 乾學 等奉

旨編注

宋

會章

筠州學記

剛衰先王之迹熄。至闕六藝出於燧火之餘。士學於

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語政理者務

問為甚。慮遠求甚。緊題之前後。意無不到。

鹿門茅坤曰不
如宜黃記所見
之深而其行文
亦屬作者之旨

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扭於暴詐惟知經
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
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
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是也而雄之書世未知好
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
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
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銅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
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
篡奪自此至於劉雷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

臣然曰選理靖
辭雅容典則推
論爲學之要所
見符合程朱有
道者之言也

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遺
以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
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
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
知者若此此闕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
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
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
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
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

哉。魯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
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
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
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
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
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
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
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
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

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耳。竊爲州在大江之
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筮獨不能
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
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
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栢。舊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
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誨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
湏庫廩。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
旣而來學者。嘗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
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劉之士相

直挺學立言評
深避彷彿一記之
奮同而呂明博種
無非經籍之映湖
學記中罕見其

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官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

鹿門茅坤曰子
因記學所論學
之制與其所以
成就人才處非
懈於經術者不
能解飲三蘇所
不及家

臣廷敬曰使人
人學其性一路
卓然名言理極
醇正故蘇益詳
核

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遺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克。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

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未。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運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

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噫。困與幾百年。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宦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

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祥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謏。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合作之本。未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

司之議。因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宦藪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

前酌古法叔決詳
審可釋牧節之術

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
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
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
歸非遠人也可不勉與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
之十二月某日也

越州趙公救苗記

熙寧八年夏，閩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
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苗所被
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溝

囊發黃粟口越
於救苗記故荒
之委折條焉

鹿門茅坤曰趙
公之救災恤理
發端無一遺漏
而曾公之記其
事亦絲理最神
而無一不入於
機杼及其醫治
秋苗者熱讀此
文則於地方之
溫亡如膏服問
矣

粟可飭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
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偷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
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
疾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
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偷道
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
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
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
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

開禧王志堅曰
按趙公本傳
公行也公本傳
自如成都包辟
知越州吳越大
林盡投荒之術
瘡痍埋死而生
者以全下令備
城使得食其力

卞子陳子龍曰
缺貨莫急於手
救債其意在上
於粟之上

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
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
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
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
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
錢者。告富人縱子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
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
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

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
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
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早夜憊心力不少
解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石多出私錢。民不幸罹
早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者公力也。是時
早疫被與越。民饑僅疾病死者殆半。昔未有鉅於此
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
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緩輯先後終始
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尼以示

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蒞滌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煩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

公救苗記云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歌乃頓挫香於作
勢之文相極一仁
力致然處亦甚有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闖潼關。以公與杲卿撻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

東嶽黃憲曰魯
公祠堂記發明

等公功實無餘

蕭川唐順之日
此文三段第一
段叙事第二段
議論第三段叙
立詞之事叙事
議論皆以博
成件舒分作兩
項而混成一片
絕無痕跡此是
可法處又曰歐
公王彥章記亦
以忠節善戰分
作兩項而不見
痕跡又曰王君

章之過則暮之
而獨言其善出
奇顯譽公之特
成則畧之而獨
言其行蓋而不
悔此是文之微
顯爾處

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
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
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涇州杞即以公使
希烈初意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
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
獨以區區平亂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闕卒
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
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祿山反阿比盡陷獨平隴守備
具足時平亂有節塞兵三千乃
益募士得萬人調賜太守盧全誠誦制太守李璣請
同長史王懷忠請拔司馬判柳無問太守王翬谷以

察歸時從父兄昇卿為密山太守高賊將李欽奏等
清土門十七限同日自歸惟真卿為盟土兵二十萬
絕國絲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
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
天子輒出避之國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
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
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君至於起且仆以至於
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
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
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

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作大姦。顛跌。頓至於七八。而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樞州事。

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樞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子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讓。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徐孺子祠堂記

古文真寶後集卷之三

七

卷之三

出處士人之大節也。必一至於死。入之。道則干。不為汗。而。體身不為。屈。矣。漢論平實。卓。亦。光。

荆川唐順之曰。此篇三段第一。段。按。靈。靈。諸。賢。及。若。子。事。第。二。段。止。論。二。事。第。三。段。叙。作。事。鹿。門。茅。坤。曰。推。漢。之。以。亡。為。存。

肆功於孺子。章。論。有。本。末。

臣。能。守。曰。以。靈。細。論。賢。與。若。子。法。論。却。說。列。其。善。雖。殊。其。危。於。仁。則。一。本。諸。五。子。局。當。其。身。之。義。而。曲。暢。其。辭。

隱自元與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隱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園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觀。非望者相屬。皆造。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

於時。諫。帝。太。守。陳。蕃。太。尉。黃。瓊。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

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闕南閩人。按圖記章水北經南閩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隕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墜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雷末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暉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

明年始卽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萃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或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嘗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

華筆況看神收其
精三擬其言可以
典起千載

問修王志堅曰
韓魏公嘗為諫
官研存諫書三
卷自序云欲欲
而存之以效古
人慎密之義古
臣無以見人主
從諫之美司馬
溫公出知邊州
嘗三上書言事
皆不納時范瑩
仁為諫官公以
棄付之貽書謂
古之人有奏疏
而焚書者蓋謂
言已施行不可
緣君之美若奏
而不通又自焚

其獨則與不言
何異按二公論
不同如魏公論
則溫公為諫君
之過如溫公言
之美蓋二公言
因古人有焚書
者者又不悉自
焚其草故委由
分疏不自覺反
此一偏不知言
公此論為明白
亦大而無弊也

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
知其有以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
官貞觀十三年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陳十漸疏
奏帝曰朕今問過矣乃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
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後魏庶朝
死賊人言魏書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而太
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
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
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
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
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

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
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
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
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
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
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
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
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
可見也合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

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

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或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辭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邪正辨其甚然歟。也。本其辨其甚然歟。也。正者一邪者十。烏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歟。曰

東作西爲文字而野徐曲折有餘眼

考其實焉耳。言者曰：某正人也，必攻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木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攻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木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本其情者，爲之迹，未可以必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有構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也有聞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處之勿適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循是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

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攻之，見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攻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攻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質其效，實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冥冥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蔽於

臣英曰其言達
規德折絕去尋
常唯徑有類於
公乎較梁徹子
韓非子之文

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攻其實爾。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豈異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於其言與行。則未之攻也。苟攻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搆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攻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以邪人處之。或適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攻之。耶。則未嘗也。任正

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攻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者賞與咎耶。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舍苟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冥冥之間。於計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蔽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攻。烏有職其責者歟。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攷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攷其實者。不以大賢之爲賢。大佞之爲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

陰理之文而增辭
倍聲精英特類子
書

謂也。木其情是亦攷其實矣。豈不可歎。知不循其迹。又不木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不可歎。然則子之言者。惡其迹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鮮矣。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嗜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於虛空。以蒼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霜雪而悴。雨露而滋。頑

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款之爲形。散之爲聲。克之爲氣。始終之爲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霜雪也。雨露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羣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池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

臣杜詩曰天地
以陰陽生萬物
聖人以仁義治
萬民根萬理道
關發妙微文道
堅質明操德有
古趣

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
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
言也。形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爲也。然
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有以而知
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之與陽也。運於內而莫顯於
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
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於上而陰
被於下。馴於其心而不可彊。通於其耳目不可得而
識其微也。世之侈於儀。繁於聲音。執於器。披於文字。

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
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爲
之也。

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
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
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
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微滌滌。雖
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

骨實生自遠。此
學惟深可以吞此
一切

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污。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爲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子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以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

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爲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愛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不一，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彊之不合，斥出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

臣廷敬曰莫涉
製述類皆思深
行遠此文盤紆
費曲自喻其精
亦高友前古之
意

時猶可託文以掩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
故子之窮俄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
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
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
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已之知者
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上田正言書

伏聞詔書以執事宜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諫才
美知古今力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

初德之雅志蓋之
視

事不止爲諫官也然羣區區致喜賀者亦有云也方
今內外唐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舉措趨嚮一本
於苟且天下沒沒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
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
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羣臣願願思見其爲國家興
太平也天子既以此望之而又爲公卿大夫侍從司
計誅持絕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
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
下之望矣其久而默然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

道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歎息者矣。始者執事爲天下主軍畫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爲之。至今而乃爲諫官。非大位。然議論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不過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爲諫官賢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

臣說學曰。避就
向背。舉細故。蓋
責迂僻。說幻語。
許可用於世。說
出。而種深。欲足
使任言。責若輩
然自有

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於內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於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鄉背者也。今世有爲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寒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趨趨簿書。哇壘閒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爲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